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文集

詳註韓文引

殿中侍御史杜　華表

韓愈唐大儒也聞聖人而師之旨東帶立朝即觝排異端攘斥佛老嚚嚚然鳴道以爲已任懼　蠹路之害熾於楊墨故其言矯拂與一世矛盾舊史無卓見小從而毀譽

為人不通世務而述作紕謬之目
當時均以為誕矣況復望中林
主聽納其一二乎觀其平居抗[illegible]俊
偉横厲一出乎正班之孔門當與游
夏爭衡柰何遭唐不競吾道寖
蕪故其文亦遂湮微可為慨嘆者
矣綿祀數百君獨悽愴有神開之

俾受妊于歐陽氏至和嘉祐間復以文鳴固常摭韓作於蠹簡中正其訛舛張而大之自是天下學士始知斯文有師佛老異端不排自熄於乎蘊而必發窒而必通雖時有否泰亦厥理然耳今文譔者尊崇山斗力於道德李漢盡捜經史百

家之書詳為之註考定年月郵采其文之首其中質疑闡發隱秘章分句斷以闢西墉俾讀之者煥然在目而韓氏之敘劂亦于以心通而意會若歐可作豈無一言以進之華老於是乎云

進詳註昌黎先生文表

臣讜言煌煌北極環列宿以中居浩浩滄溟擁百川而四會大聖王之高拱錄片善以兼收賢無在野之遺士有獻能之悅輒伸丹懇仰觸天聰臣讜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竊以道本無名由聖人而強立言何所藉自六籍以文傳其倫則父子君臣其文則仁義禮樂在箕子謂之皇極於子思乃曰中庸雖至愚之夫婦皆可與行彼自古之聖賢莫不由此以而上者不過斯道

推而行之乃存乎人爰自七八德寖微杏壇無穢
三千人會議於稷下七十子散游於諸侯傳之
者既失其真自相矛盾學之者競求於異致失
本原九流由是以互分邪說乗茲而遂熾襲其
非而勝其是入者主而出者奴幸而孟軻以辯
翼之於前荀卿以正宗之於後蓋空言雖反於
當日俾天下悉歸於聖門皆二子之使然迄于
今而是賴適元和之臨御崇釋氏以祈禳日觀
禮於空王遂遠迎於佛骨上所好者下必甚化
既行而人斯從搢紳咸服於幽禪絃誦反聞於

梵唄惟愈也氣可吞於河嶽忠不避於雷霆抗誠丹陛而冀可回天逆折群凶而終無撓志欲以二帝三王之道一清四方萬里之心厥身雖竄於南荒學者幸瞻於北斗載而爲書則皆可盡信究其所養則遠而莫窮且常口誦心惟手披目覽深探旨意粗識依歸殫智慮以尋問道之源叩宮商而別爲文之體積二十年之久雖玄原始以要終紬數千帙之書未免隨人而執下得匪願捜於邇耋鍥舟以索於龍泉撫事不憚於文煩開卷宛同於冰釋人皆矣其迂闊巳

不攺其尊精甘為蜀國之腐儒誰識鈞天之廣

樂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御

離明而

濬照

嗣道統以

中興

體舜帝之孳孳

繼志述事

法宗周之郁郁偃武修文常

勤乙夜之觀以致下情之達且學粗通於世務
心靡適於他途知尚論於古人獨推尊於韓氏
含毫吮墨既同爾雅之蟲魚多背
獻於遠紹相如之筆札願
聖神之閒燕田
日月之照臨少伸螢爝之誠庶逭面墻之責所
註到韓愈文集四十卷附以外集遺文謹繕寫
隨表
上進以
聞膚淺塵言冒昧干

聽臣諱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右迪功郎新授達州東鄉縣尉兼主簿臣文諱上表

乾道二年五月

進呈

詳註昌黎先生文集序

古之君子窮而在下則事道如事君達而在上則事君如事道蓋道非君不行君非道不立二者相資以成名窮則事道非遺於君也養其所以事君者當以道爲先也達則事君非忘於道也致其所以事道者當以君爲先也是故有不忠於君者是不君其君也吾得謂之亂臣苟或違於道者是不道其道也吾得謂之邪說邪說與亂臣同科則事君與事道同體孔孟以來盡者惟韓子能之觀其排佛老之際浩浩焉無

[illegible]其膺雖三遭擯斥曾不少沮蓋其心常恐先
舜禹湯周孔孟子之所傳一日墜地以爲己羞
是以抑邪扶正不遑自恤而夷險不易其說遂
自比孟子天下後世隨風而靡亦不以爲異謹
以謂孟子之拒楊墨未若韓子之爲難何則楊
朱墨翟皆中國之人其言猶未離於聖人之教
特以其仁而流於兼愛義而流於爲我爲我則
無君兼愛則無父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致孟子
所以力距之歟自周以來楊墨雖熄而佛老乏
興佛者以散財爲上即墨氏之兼愛也老氏以

長生爲得即楊氏之爲我也甚其害尤甚於楊墨者以其出於夷狄故也常觀佛者之教久熾於其國逮漢永平始導而置之中原老聃之末者書也亦常西至流沙聞虚無之説歸而感悟始著上下篇二氏顯行而聖道自茲陵替逆而距之常恐不及元和之君乃屈己崇奉是教天下之人以叛其君父之尊而事迦曇之法用夷變夏於斯爲甚噫邊隅失警氈裘內侮擢一良將草薙而禽獮之可以旋踵而致安若夫尊崇異術以導人之性及其久也風傳俗習恬不爲怪

後雖有以聖人之道告之者孰肯曰心而聽之乎惟韓子也奮獨見之明力排而痛詆之意在於取夷狄以尊君父抑邪說以扶正道事道之心與孟子均而好辯之功軼之遠甚茲其所以爲尤難也歟嗚呼悲夫韓子不可得而見之矣得見其遺文斯可矣我

聖宋之初承五季兵革之餘道喪文弊秉筆之士以雕琢爲工雖柳開楊億獨以古文唱於其間而辭義愈尚隱奧天下之士因風乘流爭以詭異相高浸淫乎嘉祐之間而體格大壞惟歐

陽子者斷然革之追復韓作言以意爲主而意以經爲宗使天下學士翕然從之知吾韓子之所傳在道而不在文者惟歐陽子是賴其書由唐而來已逾數百載矣且其文次殺亂傳寫魚魯以歐陽子之博洽因常參考而質正之然而論者尚謂其以昌樂爲樂昌秋鸛與飛爲秋與鸛飛未免如斯之誤况其下者欲以私臆而遂訂之乎 識 雖不敏自幼及壯景仰於韓恨不得與之同時親履其薰炙故於螢雪之下採求其意採摭其事推演其說強爲之註日積月儲

寖以成編其間或可疑者尚疑之以俟然而食芹自美而已顧今之世志聖人行古道者誰歟且韞匱而藏之以為求師韓者之筌蹄云紹興己巳孟春普慈文讜詞源序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文集目錄

迪功郎普慈 文讜 詞源詳註

通直郎致仕淡齋王儔尚友補註

第一卷賦詩

第三卷古詩

第五卷古詩

第六卷古詩

第七卷古詩

第十卷律詩

第十一卷雜文

第十二卷雜文

第十三卷雜文

第十六卷書

第十七卷書

第十八卷書

第十九卷書序

第二十卷序

第二十一卷序

第三十九卷表狀

第四十卷表狀

外集目録

遺文目錄

詩

辭唱歌　池上絮

訪劉尊師不值得尋字

記

監軍新竹亭記

書

答侯生書

啓狀

謝孔大夫狀　賀宰相啓

賀諸道狀　賀觀察使狀

慰諸道疏

墓誌

留題

第二卷

論語箋解上

第三卷

論語筆解下

新刋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文集目錄巻終

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文卷第一 補

迪功郎普慈文讜詞源詳註
通直郎致仕淡齋王儔尚友補註

古賦

感二鳥賦并序

德宗自初即位憂勤恭儉圖治日切其後稍怠頗好游畋追求玩好四方守宰先意承顏爭進奇異以邀榮寵故河陽有白烏白鸜鵒之獻焉昔者燕丹爲質烏白其頭乎至傾國魯昭失政鸜鵒來巢無何出奔乎夫豈太平之瑞耶今皆反其自然之色禽之妖者深可畏愕嘗進之徒乃以爲瑞寵之入獻使其果爲瑞乎則將爲麟鳳爲龜龍遊于沼集于郊以表國家之德則治郡者當與黄霸齊

名何俟於獻耶文公亨而賊之非獨感進退之殊亦以揭媢上之戒爾[illegible]舊史德宗紀正元十一年六月河陽獻白烏公年二十五以正元八年登第至十一年二十八矣時尚未得仕而乃三上書宰相不報則去而東歸見所獻白烏白鸜鵒感而作此賦故云時始至京師有不遇時之歎又云自七歲至今凡二十二年則其年當正元十一年也審矣蘇子羨謂此賦悲激頗挫有騷人之思疑其年少氣銳欲發其藻章以耀于世而歐陽文忠公讀李習之幽懷賦則以謂翱一時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矣若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翱獨不然曰眾囂囂而雜處兮咸嗟老而羞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為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而為朝

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韓幸不生今時見今之時則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云云善乎歐陽子之論也雖然公不云乎文章之作省矜於羇旅草野至王公大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此賦蓋所謂矜於羇旅者使其光榮而飽憂天下之心孰謂公一日忘邪

貞元十一年一作五年一作十五年非是當以補註爲正五月戊辰愈東歸癸酉自潼關出息于河之陰潼關在華州華陰縣本名衝關河自龍門山衝激華山東故因以爲名時始去京師有不遇時之歎是年正月上宰相三書不報五月東歸見行有籠白烏白鸜鵒而西者劉向傳云此鳥穴居一云似鵙而有幘鸜一作鴝音權俱切鴝音俞王切號於道曰號呼也呼刀切某土之守臣某禮記王藻云諸侯之

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也使使者進於天子下使音疏吏切東西行者皆避路莫敢正目焉因竊自悲幸生天下無事時承先人之遺業不識干戈耒耜攻守耕穫之勤讀書著文自七歲至今凡二十二年其行已不敢有愧於道其閒居閒安也通作閑顏師古曰退燕避人曰閒居思念前古當今之故亦僅志其一二大者焉選舉於有司與百千人偕進偕退曾不得棄名於薦書齒下士于朝以仰望天子之光明唐制吏部主文選凡擇人之法身言書判公雖登第未即得仕又以此二試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亦未得仕故云然下士在官之最甲者鄭氏云上中下以三命爲差今是爲

也惟以羽毛之異非有道德智謀承顧問贊教化者乃反得蒙采擢薦進光耀如此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故爲賦以自悼且明夫遭時者雖小善必達不遭時者累善無所容焉其辭曰

吾何歸乎（公自設問目言不見用於時無所依歸也）吾將既行而後思誠不足以自存苟有食其從之（公少貧孤始來京師時止携一束書遑遑乎懷欲進之心既而不逢推挽抑首而退言苟有食可以糊其口則將從之其後遂事董晉張建封之類是也）出國門而東騖觸白日之隆景（國門長安城門隆景仲夏盛暑也楚辭云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朝吾以行）時返顧以流涕念西路之羌永（西路謂去京師之路也公歸東長安在西故曰

西路楚辭云忽反顧以流涕兮攔正平鸚鵡賦云眷西路而長懷路一作洛過潼關

而坐息窺黃流之奔猛黃流黃河之流也物理論曰河色黃者衆川之流濁之也感二鳥之無知方蒙恩而入幸惟進退之

殊異增余懷之耿耿張茂先鷦鷯賦云雖蒙幸於今日彼中心

之何嘉徒外飾焉是逞余生命之湮阨曾二鳥

之不如汨東西與南北亘十年以不居言周流四方無一日之寧謂幼遷韶嶺長就食於江南來京師者八九年左傳子展云東西南北誰與寧處

辱飽食兮有數況策名於薦書謂書名於策以被薦送也左傳狐突曰策名委質於一作與音羊茹切時所好之為賢庸有謂余

之非愚昔殷之高宗得良弼於宵寐孰左右者

爲之先容信天同而神比

史記商王武丁即位思復興商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良弼名曰說以夢所見示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乃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嵓中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傅嵓見於武丁丁曰是也擧而爲相商國大治遂以傅姓之號曰傅說武丁崩祖巳立其廟爲高宗漢書鄒陽云槃木根柢輪囷離奇爲萬乘器者以左右爲之先容也李蕭遠運命論曰聖賢相遇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比協也吡志切

及時運之未來或兩求而莫致

唐待取士先薦舉而後就試故曰兩求公與陸參書云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識深矣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可謂兩得其求

雖家到而戶說秪以招尤而速累

秪適也或從禾

蓋上天之生余亦有期於下地曷求配於古人獨惆悵於無位

古人傳說怊悵望恨也楚辭云獨怊悵而自悲怊音昭招切悵音丑亮切雖得之而

不能乃鬼神之所戲幸年歲之未暮庶無羨於

斯類斯類二鳥也楚辭云及乎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而未央

復志賦 并序

復反也反其初誓之志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義取諸此【補註】按董晉起汴在正元十二年七月公寔從之其曰明年之七月則十三年也晉以十五年二月薨則知公退休從復從晉於汴矣公十二月隨泊兄會送嶺表會卒公從嫂鄭之歸葬河南巳而遭梁崇義李希烈朱泚之亂乃避地江南正元二年年十九始至京師二十五擢第二十八年未得仕乃上書宰相不報時正元十一年矣至十二年始佐汴州明年又辭以疾許夫此處則此賦不待講而明矣夫子謂晉

也浚之都汴也

愈既從隴西公平汴州公董晉正元十二年爲宣武節度使時表公爲觀察推官平汴州事具晉行狀其明年七月有負薪之疾禮記曰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何休公天子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與孟子采薪之憂同退休于居作復志賦其辭曰

補註 此賦步驟離騷經其句法往往相似文見詳註

居悒悒之無解兮獨長思而永嘆悒悒不安也楚辭曰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悒音乙及切嘆他干切豈朝食之不飽兮寧冬裘之不完昔余之既有知兮誠坎軻而艱難坎軻車行不平也楚辭曰轗軻不遇轗音苦感切與坎同軻音口我切當歲行之

未復兮從伯氏以南遷公幼孤大暦十二年三月從伯兄會以元載累貶官韶州會卒嫂鄭挪之公生大暦戊申至十二年方十歲故曰歲行之未復凌大江之驚波兮過洞庭之漫漫江湖皆貶路之所出楚辭曰凌大波而流風兮洞庭湖名也漫漫水廣大皃音摸官切至曲江而乃息兮逾南紀之連山曲江韶州治理曲江縣韶州在嶺之外故曰韶逾南紀之連山大雅四月詩云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唐僧一行以爲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南南戒北戒所以限戎狄也故謂之北紀南戒所以限蠻夷也紀故謂之南紀嗟日月其幾何兮携孤嫠而北旋幾何言不久也左氏傳曰其與幾何音居豈切無父曰孤謂會之子老成也寡婦曰嫠謂鄭氏也音力之切值中原之有事兮將就食於江之南中原有事謂朱泚李希烈李懷光等也江南當是江州蓋公自韶州還訖居于此者

七八年也按歐陽袁辭云建中身元問余就食江南祭嫂鄭氏云百口偕行避地江濱祭老成文云既又與汝就食江南又送爽赳宣州從事去此來江南近閭里故依然皆指江州而言也

始專專於講習兮非詁訓爲無所用其心窺前靈之逸跡兮超孤舉之幽尋既識路又疾驅兮孰知余力之不任考古人之所佩兮閲時俗之所服佩飾也所以象德故行絜清者佩蘭德仁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能决疑者佩玦古人博采衆善以自脩飾宜其不與時俗同也楚辭曰謇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服王逸註云服亦佩也忽忘身之不肖兮謂青紫其可拾此公謙辭楚辭曰忽忘身之貧賤前漢夏侯勝曰經苟明取青紫如拾地芥矣註云地芥謂草之横在地上者俛而拾之言易而必得青紫卿大夫之服自知者爲明兮故吾之

所以為惑之性也老子曰自知者明言自知才劣惑於所性是也擇吉日

余西征兮亦巽造夫京師征行也晉潘岳為長安令作西征賦述入

秦之意按公祭老成文及歐陽哀辭皆云余年十九始來京城即正元二年也君之門

不可徑而入兮遂從試於有司楚辭云豈不鬱陶思君兮君之門九重

惟名利之都府兮羌衆人之所馳一作持非此已下皆公欲進之言都府謂京師說文曰都大府深也楚辭九章云羌衆人之所仇王逸註云羌語助

競乘時而射利一作射勢一作附勢兮紛變化其難推言當時選舉不以公得之者皆因勢利變化紛然難以推測吳都賦曰乘時射利財豊巨萬

全純愚以靜處兮將與彼而異宜欲奔走以及

事兮顧初心而自非朝馳騖乎書林兮夕翱翔

乎藝苑諒却步以圖前兮不浸近而逾遠韓詩外傳曰明鑑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惡知往古之所以危亡無異却行而求逮於前人也哀白日之不與吾謀兮至今十年其猶初白日喻君也豈不登名於一科兮曾不補其遺餘公以正元八年登進士第時年二十五言雖登第謂曾未補於一職遺餘猶負外置之類左氏傳曰其餘六十縣遺守四千進既不獲其志願兮退將遁而窮居此以下皆公欲退之言楚辭曰奔遁兮隱居王逸註云言欲避世也排國門而東出兮嗟一概作余行之舒舒舒舒遲也孔子曰遲遲吾行也時正元十一年時遇高以迴顧兮涕泣下而交如與感二鳥賦時返顧以流涕同意也戾洛師而悵望兮聊浮遊以躊躇戾至也洛師河南也

書曰朝至于洛師躊躇猶豫不進也上陳留切下陳如切楚辭云欲遠進而無所止兮聊浮遊
以逍遥假大龜一作火以視兆兮求幽貞之所廬言卜
居也按縣齋有懷并憶昨行即在嵩山之東也周禮卜師掌開龜之四兆凡卜事眡高揚火以
作龜致其墨幽貞事出周易履卦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甘潛伏以老死兮
不顯著其名譽小雅正月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鄭氏云言雖隱遁其德甚
明譽音羊諸切非夫子之洵美兮吾何為乎浚之都夫子
謂董晉也洵美言其賢鄭風詩云洵美且仁毛云洵信美好也浚古之衛邑即今汴州是也衛
風詩云爰有寒泉在浚之下小人之懷惠兮猶知獻其至愚
固余異於牛馬兮寧止乎飲水而求芻異於牛馬言不
素餐也牛馬日芻犬豕日豢伏門下之默默兮竝歲年以康

娱時乘間以獲進兮顏垂歡而愉愉（乘間謂伺晉之間隙以詔之也間音居莧切）仰盛德以安窮兮又何忠之能輸

昔余（一作吾）之約吾志兮誰無施而有獲（此公從志之詞楚辭哀郢曰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獲王逸云誰不自施德而蒙福）嫉貪佞之湾濁兮日吾其既勞而後食（湾亦濁也或從于楚辭思美人云信讒諛之溷濁兮盛志氣而過之）徵此志之不修兮愛此言之不可忘情怊悵以自失兮心無歸而茫茫苟不內得其如斯兮孰與不食而高翔（孰與猶何如也楚辭怨世曰鳳凰飛而高翔）抱關之阨陋兮有肆志之揚揚伊尹之樂於畎畝兮焉富貴之能當（焉何也當敵也抱関之賤伊尹

之窮皆自誓之固不為物移故公申之以自誓史記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魏公子無忌聞之置酒會賓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既至公子引侯生坐上坐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曰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市人以嬴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酒罷侯生遂為上客後漢范式傳云侯嬴長守於賤業晨門肆志於抱關以此知賤言抱關之厄陋即侯嬴也揚揚事出晏子傳曰意氣揚揚伊尹之樂畎畝事見孟子

恐誓言之不固兮斯自誦以成章

楚辭有惜誦篇王逸註云誦論也言已貧忠信之道可以安君論之於心誦之於口而不敢忘也

往者之不可復兮冀來今之可望

論語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註云此孔子歎鳳凰已往所行不可復諫止也望音武方切

閔已賦

閔傷也言顏子雖生亂世有大聖依歸之終不見用於時而於道無慊傷已之不如也

余悲不及古之人兮伊時勢而則然古之人謂顏子爾雅曰伊維也郭璞云發語辭獨悶悶其曷已兮憑文章以自宣老子曰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宣揚也陸士衡文賦云聊宣之乎斯文昔顏氏之庶幾兮在隱約而平寬家語顏回字子淵魯人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一歲而早死以德行著名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鄭氏謂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楚辭曰居處愁以隱約王逸云謂隱身守約也固哲人之細事兮夫子乃嗟嘆其賢論語曰賢哉回也簞食瓢飲在陋巷不改其樂註云

簞笥也【補註】東坡爲膠西守孔宗翰作顏樂亭詩其序有曰昔夫子以簞食瓢飲賢顏子而韓子乃以爲哲人之細事何哉蘇子曰古之觀人也必於其小焉觀之其大者容有僞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蠆孰知簞食瓢飲爲哲人之大事乎公嘗答李習之書亦舉顏子事而此歎亦云亦蓋閔已之不若也東坡獨謂不然要謂顏子言之

簞飲食乎陋巷兮亦足以頤神而保年

東坡云阮籍之流忘世與身矣而不能忘酒是知簞食瓢飲賢者之所難也至於口腹不知有美惡之擇則人世之憂患盡矣豈不足以頤神保年乎

有至聖而爲之依歸兮又何苦不自得於艱難

揚子曰顏亦有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也或人曰茲苦也祇其所以爲樂也歟

曰余昏昏其無類兮望夫人其已遠

類朋也夫人謂顏子遠音于元切協韻一作還非

行舟檝而不識

四方兮涉大水之漫漫勤祖先之所貽兮勉汲汲於前修之言（言今也無聖人以為依歸譬如浮舟楫於滄海之中四顧茫然不知其涯涘反求諸已惟在勤勉而已檝櫂也音即涉切前代修習道德之人）雖舉足以蹈道兮哀與我者為誰衆皆擠而已用兮忽自惑其是非下士茫茫其廣大兮余豈（一作壹）不知其可懷就水草以休息兮恒未安而既危（就水草見上篇蓋公佐董晉而晉薨復佐張建封而建封薨來居于洛正元十六年也當未安而既危謂此歟）其久拳拳其何故兮亦天命之本（一作所）宜（禮記中庸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拳拳捧持之皃公方自比顏子故復引其事以終篇曹大家東征賦云聽天命之所歸）惟（一作憶）否泰

之相極兮咸一得而一違陸士衡贈馮文熊詩曰否泰有殊窮達有違君子有失其所兮小人有得其時此指當時而言耶固守以靜俟兮誠不及古之人兮一兮字無其焉悲

別知賦送楊儀之

按宰相世系儀之昔楊凝之子也當此之時儀之伯父憑以御史中丞爲湖南觀察使儀之爲府中從事今以使事至陽山於文公故交也既爲序以送之而又別之以此賦焉世系不載其名位但字儀之其字也憑凝唐史皆有傳送儀之序在本集貞元十九年也公是年冬自監察御史出爲連之陽山令明年春至焉楊儀之時以湖南支使來公集有序送之

余取友於天下將歲行之兩周十年爲一周下何深

之不即上何高之不求深謂隱於幽深者高謂在高位者深者即之高
者求之言其取友之廣也淮南子曰至高無上至深無下是也紛擾擾而既多
咸喜能而好修言所交多賢者楚辭曰余獨好修以爲常寧安顯而
獨裕顧阨窮而共愁惟知心而難得斯百一而
爲收知心之友百中一人而已謂儀之也後漢荀悅論曰古者什一而稅今漢收百一之
稅文公靳許可其評論人物率有輕重如送權秀才序云若權生者百無一二焉東坡作絫字
韻詩云穿當待垂老倉卒收一旦是未暇議出覓只從一旦讀也在坡詩則通於韓賦即不通
矣歲癸未而遷逐侶蟲蛇於海陬正元十九年癸未公以言
事南遷連州陽山令楚辭曰南方不以止蝮蛇蓁蓁註云蓁聚皃故此言侶云陬隅也緇尤切
遇夫人之來使闢公館以羅羞夫人謂儀之羞薦羞也索

微言於亂志發孤嘯於群憂物何深而不考理何隱而不抽陸士衡文賦理翳翳而逾伏思乹乹其若抽理一作情又一作事始參差以異序卒爛熳而同流爾雅曰相參謂之參相差謂之差爛熳散亂也莊子云大德不同而性命爛熳何此歡之不可恃遂駕馬以迴輈輈車轅也音張流切山磝磝其相軋磝山多小石也牛交切軋音乙黠切樹蓊蓊其相樛蓊蓊草茂盛皃樛木枝下曲也蓊烏孔切樛居虬切雨浪浪其不止雲浩浩其常浮浪盧當切楚辭王逸云浪浪流皃浮音房尤切知來者不可以數哀去此以無由倚郭郛而掩涕空盡日以遲留

元和聖德詩并序

【御批】憲宗新舊紀永正元年八月即位其月劍南西川節度使韋臯卒行軍司馬劉闢自稱留後元和元年正月癸未長武城使高崇文爲佐神策行營節度使討劉闢甲中劉闢陷梓州三月甲子高崇文克梓州六月丁酉高崇文及劉闢戰于鹿頭柵敗之九月辛亥高崇文克成都十月甲子减劍南東西川今歲賦釋脅從將吏葬陣亡者廩其家五歲戊子劉闢伏誅二年正月己丑朝獻于太清宮庚寅朝享于太廟辛卯祀昊天上帝于郊丘是日還宮御丹鳳樓大赦天下此詩有正月元日初見宗祖又曰乃以上辛於郊用光又曰帝車回來日正當午辛丹鳳門大赦天下正與舊紀合蓋其年所作也始劉闢叛議者以其恃險討之或生事惟宰相杜黃裳固勸不赦因奏罷中人監軍而專委崇文凡兵進退黃裳自中指授無不切于機崇文素憚劉澭黃裳使人謂曰公不奮命

若嘗以淮代崇文懼一死力縛賊以獻憲宗自是平夏平江東平澤潞平蔡平淄青赫然中興實由黃裳啓之而平蜀平蔡之功尤卓卓在人耳目若以公此詩及平淮西碑學者爭誦之習且熟故也公潮州表曰臣於當時之文未有過人若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紀太山之封鏤白王之開鋪張對天之宏休揚厲無前之偉續編之乎詩書之冊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窮雖使古人復生目之亦未肯多遜此詩及平淮西碑誄編之乎詩書之冊而無愧矣蘇黃門獨不謂然且曰此特憲宗命高崇文誅一劉闢亦其言闢弃城走至爭功膾膴何其言損屬之甚謂之造語工則可謂之得雅體未也獨不見周詩載文王伐崇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載武王伐紂曰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大雅固自有作而其意亦自渾然退之獨不到此

抑亦其少年所爲文也按元和二年公行年四十不可謂少年也大抵不足則夸憲宗功烈固奇偉比文武則有間矣王荆公嘗論詩曰周頌之詞約約所以爲嚴盛德故也魯頌之詞侈侈所以爲夸德不足故也是詩也其亦魯頌之謂歟

臣愈頓首再拜臣伏見皇帝陛下即位以來誅流姦臣朝廷清明無有欺蔽姦臣謂王叔文之徒外斬楊惠琳劉闢以收夏蜀[illegible][illegible]永正元年十一月夏綏銀節度使留後楊惠琳反明年元和改元三月伏誅東定青徐積年之叛青徐謂李師道張愔海内怖駭不敢違越郊天告廟神靈歡喜風雨明晦無不從順太平之期適當今日臣蒙被恩

澤日與群臣序立紫宸殿下親望穆穆之光兩京雜記曰紫宸殿在大明宮即內衙正殿殿前有紫宸門況其職業又在以經籍教導國子周禮師氏掌以三德教國子鄭氏云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唐六學皆隷于國子監博士五人學生三百人元和元年六月公自江陵召拜國子博士也誠宜率先作歌詩以稱道盛德不可以辭語淺薄不足以自效爲解今世韓集數本下併一作者甚衆皆因後人傳寫錯誤本有同異故兩存之[illegible]讀之既久真爲自判又摘之以古監本多所是正乃知文公用字非俗學所能測也其浮淺亂理者今悉一刪去如此篇中解一作辭警一作驚血人于牙一作入之類皆非是又如此詩云日雨而雨又復云驟汗如兩後人見其重複遂改作駭汗如瀉又云隊以萬數復云擒不濫數遂改作擒不濫縷殊不知字同而義異也又如南山詩凝湛閟陰嚚復

去或類若宴獸遂亦以畧爲獸殊不知畧水產也音許救切自與獸字音義不同謹依

古作四言元和聖德詩一篇九千有二十四字前漢韋孟傳楚元王作四言詩諷王四言詩自此始也指事實錄具載明

天子文武神聖以警動百姓耳目傳示無極其

詩曰

皇帝即祚物無違拒曰暘而暘曰雨而雨雨以潤物暘以乾物當暘而暘當雨而雨陰陽順序也事見洪範兩王矩切暘余章切惟是元

年有盜在夏永正元年十一月夏綏銀節度留後楊惠琳反欲覆其州

以踵近武覆滅也言欲滅之以繼近世之跡張平子東京賦去踵三皇之遐武皇

帝曰嘻豈不在我嘻嗟辭也何休曰發痛語首之聲負鄙爲艱

縱則不可出師征之其衆十旅部邊邑也二百五十人為旅言
二千五百人也軍其城下告以福禍腹敗枝披不敢保
聚前漢韓安國曰支大於幹脛大於股不折必披披丕靡切見灌夫傳邑落曰聚音在與切
擲首陴外降幡夜豎元和元年三月辛巳楊惠琳伏誅琳梨鍼切陴頻彌
切城上女垣也降胡光切疆外之險莫過蜀土韋皐去鎮劉
闢守後永正元年八月癸丑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皐卒行軍司馬劉闢自稱留後皐治
蜀歲久兵驕故闢倚其屬卒以爲叛血人于牙不肯吐口言其下徒相殺
于牙門而闢無一言以制之耳用兵者植旗于門則謂之牙門或置車于門則謂之轅門牙言
如猛獸之有牙也開庫啗士曰隨所取汝張汝弓汝伐
汝鼓汝爲表書求我師汝大開府庫以金帛啗士隨其所欲取諷令

或爲表或爲書以求戎帥于朝也漢紀張良謂沛公曰使酈食其往說秦將啗以利顔師古云啗者本爲食啗耳徒敢切以食餧人令其啗食則改變爲徒濫切今言以利誘之取食以爲譬是也

事始上聞在列咸怒皇帝曰然嗟遠士女苟附而安則且付與憲宗知闢意驕傲非不能行師問罪然新嗣位意欲綏靜遠方苟闢能懷附而安之則且付與節旄以觀其進退附如苟子兵要在附民之附

讀一作續命於庭出節少府朝發京師夕至其部憲宗始以給事中召闢闢不奉詔於是拜撿校工部尚書劍南西川節度使少府監掌工作法物符印進節故曰出節少府

闢喜謂黨汝振而伍蜀可全有此不當受闢既得旄節以爲上可動意益驕傲吐不目語伍卒伍也

萬牛臠炙萬甕行酒以錦纏股以紅帕首言闢恃蜀之富殺牛釃酒饗賚士卒

以買其叛又設摽異以誘桀强角之夜切一作炙帕音普駕切舊音麥莫轄切

有恇其兇有餌其誘

謂以禍福恇怯其兇渠使從已叛又設爵餌以誘叛之恇怯也音曲王切餌鉤上肉以引魚仍吏切

其出穰穰隊以萬數遂刦東川遂據城阻

元年正月闢陷東川執節度李康東川梓州也通典梓州左帶涪水右挾中江居水陸之衝要故闢先據之也

皇帝曰嗟其又可許

言其逆狀已甚不可復許也

爰命崇文分卒禁禦有安其驅無暴我野

此憲宗命崇文之辭闢之冦梓州也議者以其恃險討之或生事宰相杜黃裳固勸上無赦因薦高崇文以爲將上然之即詔崇文檢校工部尚書左右神策行營節度使俾統左右神策麟遊奉天諸屯以討闢時顯功宿將人人自謂當選及詔出皆大驚卯漏受命辰已出師器械無一不具過興元士有折逆旅箸者即斬以徇禁兵所以備禦非常故曰禁禦野田野也㬥

與切日行三十餘壁其右兵法所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崇文乃西自閤

中出郤之劍門兵解梓潼之圍賊將郝玼退守梓州即是蜀都之右也闢黨聚謀

鹿頭是守鹿頭山距成都百五十里把二川之要關兵扼之旁連八屯以距東兵

崇文奉詔進退規矩初師之出以中人俱文珍爲監軍既出數月而無功黄

裳奏請罷文珍而專委崇文事必濟上從之允兵之進退皆黄裳自中指授無不切於機者進

克鹿頭賊始大震戰不貪殺擒不濫數不濫數不增級以告上也數計

也所矩切一作濫纏非也四方節度整兵頓馬上章乞討侯

命起坐皇帝曰嘉無汝煩苦唐自安史亂減武夫戰卒以功起行

陣列爲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至是知憲宗英武故皆上章乞助討賊嘉者美之

辭也左氏傳曰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荆并洎梁在國門戶出

師三千各選爾醜此帝命四軍之詞帝謂荆梁衆近在國門足以辦事令每節度出師三千各選其衆以充之時京西行營兵馬李元爽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各率兵以助討闢荆即荆南也并即荆北也時京西兼統京兆梁即山南也小雅采芑詩曰其車三千師干之試吉日詩曰從其羣醜註云醜衆也四軍齊作殷其如阜或拔其角或脫其距長驅洋洋無有齟齬神策兵及上三節度即四軍也言四軍之起殷然如雷之在阜相與圍闢若逐禽獸然召南詩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陽天保詩曰如山如阜洋洋盛大貌齟齬者相戾也上音在所呂爽二切下音隅舉切

八月壬午闢棄城走載妻與妾包裹稚乳是日崇文入處其宇按帝紀癸丑崇文及闢戰于玄武九月丙午嚴礪及闢戰于神泉皆敗之辛亥進克成都則闢棄城走非八月壬午疑傳寫誤分散逐捕搜原

易數闞窮見窘無地自處俯視大江不見洲渚關既窮迫乃從數十騎至羊灌田自投水不能死騎將酈定進爲之搜捌逐捕之急也說文高平曰原大澤曰藪水中可居曰洲渚遂自顛倒若杵投曰取之江中枷脰械手婦女纍纍啼哭拜叩脰脛也史記春申君傳係脰束手脰音豆纍纍羸敗迫禮記喪容纍纍倫追反來獻闕下以告廟社周示城市咸使觀覩解脫蠻索交以砧斧闞檻送京師異不死食飲于道晏然將至都神策以兵逆之係其首曳而入驚曰何至是耶帝御興安樓受俘闞曰臣不敢反五院子弟爲惡不能制詔問遣使闞賜爵何不受乃伏罪獻廟社徇于市斬于城西南時十月戊子也前漢王訢解衣伏質顔師古曰質鍖也凡欲斬人皆伏於鍖上砧與質鍖同音之林切婉婉弱子赤立傴僂牽頭曳足先斷腰

膂次及其徒體骸撐拄末乃取闢駭汗如雨揮刀紛紜爭切膾脯闢及子超郎等九人與部將崔綱皆以次伏誅曳牽也并列切雨王遇切自上下曰雨與上雨字音訓不同蘇黃門云切詩人詠而歌文武征伐之事其於克密日無失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其於克崇日崇墉言言臨衝閑閑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其於克商自維師尚父時惟鷹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其形容征伐之盛極於此矣韓退之作元和聖德詩言劉闢之死婉婉弱子赤立偃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膂次及其徒體骸撐拄末乃取闢駭汗如雨揮刀紛紜爭切膾脯此李斯頌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謂無愧於雅頌何其陋也[illegible]以為不然當此之時藩鎮跋扈唐室中衰憲宗即位毅然欲削而平之於出師之始首能定蜀故文公鋪張其事以聳動四方爾

優賞將吏扶珪綴組帛堆其家粟塞其一作倉庾

珪如周官信圭躬圭之類組綬屬玉藻鄭氏云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庾倉無屋者甫田詩注露積穀也

哀憐陣歿廩給孤寡贈官封墓周帀宏溥經戰伐地寬免租薄施令酬功急疾如火十月甲子詔減劒東川山南西道今歲租釋脅從將吏葬陣亡者廩給其家周帀宏溥言德廣被也李令伯陳情之表云急於星火

天地中間莫不順序魏幽恒青時藩鎮世襲魏則田洪正幽則劉總恒則王承元青則李師古徐則張愔蔡則吳少陽浦涯也張平子西京賦曰聲震海浦浦

東盡海浦南至徐蔡區外雜虜音普頗五切

烜威赫德踧踖蹈舞掉棄兵革私習簋烜赫畏服貌踧踖足相接也蹈舞所以達歡欣

簠來請來覲十百其耦私習簋簠欲以其職來助也耦輩也四方諸侯請覲之使十百其輩言衆也衛風淇奧詩曰赫

兮咺兮毛云赫有明德咺威儀容止也咺火遠切與烜同詩頌噫嘻云亦服爾耕十千維耦鄭氏云二耜為耦一川之地萬夫故有萬耦耕之今言十百謂使者之來亦猶此也 皇帝

曰吁伯父叔舅各安爾位訓厥甿畝此帝謙辭謂諸侯方春之時不必來覲各安其位以訓勑農事也禮記天子謂同姓諸侯為伯舅周禮遂人以土宜教甿稼穡鄭氏云甿言懵無知也謨耕切正月元日初見宗祖躬執

百禮登降拜俯二年正月己丑朔朝獻于太清宮庚寅享于太廟今順宗喪畢初見祖宗于太廟也見邢甸切詩頌云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鄭氏云百禮謂燕饗之屬薦

饗新宮祇瞻梁梠感見容色淚落入俎侍祠之

臣助我惻楚新宮順宗之宮春秋成公三年二月新宮災穀梁傳曰禰宮也杜預云三年喪畢神主入廟故謂之新宮梠楣也兩李切惻憂也倉歷切楚當作憷痛也出音譜

乃以上辛於郊用牲除于國南鱗筍毛簴二年正月

辛卯有事于南郊用辛日者人君當齋戒自新爾除掃也掃國之南以立郊位禮記云掃地而祭貴其質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周禮冬官梓人為筍簴鄭氏云樂器所縣橫曰筍飾以鱗屬植曰簴簴飾以羽屬筍息允切簴音巨唐制凡簴以縣磬鐘皆十有六周人謂之一堵唐人謂之一簴開元定禮著為二十簴也

廬幕周施開揭磊砢獸盾騰翠圓壇帖妥

盧幕陳設之次唐制郊祀陳設其別有五皆設幕揭舉也丘竭切磊砢相委積皃上魯猥切下郎可切司馬上林賦云水玉磊砢盾飾之以獸形故曰獸盾周禮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堅尹切騰挐高皃音人余切圓壇郊丘也

天兵四羅旗常婀娜駕龍十二魚魚雅雅

旗常衛兵所執周禮春官曰日月為常熊虎為旗皆畫象於其中婀娜旗旒下垂皃南都賦云婀娜蓊茸上於可切下奴可切

駕法駕也龍馬也凡馬八尺以上為龍楚辭云余駕飛龍兮唐制五路王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皆駕六馬五路皆有副故曰十二王路祭祀所乘也魚魚如魚之游雅雅正也晉書劉琰傳曰洛中雅雅

賓昇于丘奠璧獻斝衆樂驚作轟厯轟

冶丘圓丘也周禮春官以蒼璧禮天鄭氏云謂始告神奠於神坐禮神必象其類璧圜以象天也斝彝酒之尊禮記明堂位鄭氏云斝畫禾稼者也居迓切周禮春官大司樂凄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若樂六變而天神可得而禮矣唐朝製十二和以法天地之成号大唐雅樂一日豫和以降天神轟厯樂衆作之聲黼冶和綏貞轟音呼宏切厯音呼回切

柴燎

噓呵高靈下墮群星從坐錯落侈哆

祭天燔柴所以告至其燄之起如人氣之噓呵也噓香居切呵虎何切高靈天神也墮落也漢書燕王旦傳曰流星下墮徒果切錯落分布皃西都賦曰錯落其間小雅巷伯詩云哆兮侈兮成是南箕許氏云哆

張口也後大也箕四星二爲譚二爲舌
踵二星哆然故舌二星益大哆昌者切

日君月妃煥赫婐姫瀆鬼濛鴻嶽祇業峩猷擅燎鄰産

祥降瑕

日爲陽故稱君月爲陰故稱妃煥赫日
光也婐姫月色也上烏果切下乃果切

瀆鬼四瀆之鬼嶽祇五嶽之神濛鴻游氣也楊
子雲羽獵云濛鴻沆茫碣以崇山上莫孔切下
胡孔切業峩高皃班固西都賦云增槃業峩上
五朧切下音我禮記祭義云燔燎羶薌鄭氏云
擅當爲馨聲之誤也薌音香蒿也染以脂合黍
稷燒之猷氣也依据切燎燔也力召切瑕福也
古下
切

鳳凰應奏舒翼自拊赤鱗黃龍逶陀結糾

鳳凰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故來而應奏舒翼自
拊來儀之形逶陀結糾率舞之狀成公子安嘯
賦云鳳凰來儀而拊翼月令章句曰凡麟生於
火故色赤王者視明禮修則見瑞應圖曰黃龍
者四龍之長王者不漉池而漁則至衛風詩云
委委佗佗箋云蹤跡委曲也逶於爲切爾雅曰

結糾纏也張平子思元賦云騰蛇蜿而糾糾是也卿士庶人黃童白叟

踴躍歎呀失喜噫嘔黃童白叟皆老稱謂髮黃而頭童者一云諸男女三

歲已下爲黃事見刑統踴躍歎呀皆喜抃貌喜甚則氣逆故或至噫嘔也呀張口也音痆加切

噫烏結切嘔烏后切乾清坤夷境落褰舉帝車回來日正

當午孫綽天台山賦云羲和亭午遊氣高褰註云亭至也褰開也褰騫同幸丹鳳

門大赦天下帝祀元和二年有事于南郊大赦賜文武官勳爵宣公二王後三恪

公主諸王一子官高年賜米帛酒肉滌濯刻磢磨滅瑕垢續功臣

嗣拔賢任耆孩養無告仁滂施厚磢瓦石洗物也郭璞江賦

奔溜之所磢錯初兩切耆老也說文云老人面凍梨若垢然無告鰥寡孤獨無所告愬者撫養

之若嬰孩然滂流也音普郎切皇帝神聖通達先古聽聰視明

一似堯禹生知法式動得理所天錫皇帝爲天
下主并包畜養無異細鉅億載萬年敢有違者唐虞曰載周曰年郭璞云載取物更終始年取禾一熟也皇帝勤儉盥濯陶
瓦斥遣浮華好此綈紵㭊戒四方後則有咎盥澡手也陶瓦謂器用也盥古玩切綈厚繒紵麻屬上音田黎切下音直呂切天錫皇帝
多麥與黍無召水旱秏于雀鼠億載萬年有富
無窶秏于雀鼠事見南史張率傳窶者貧不足以備禮也音其矩切皇帝正直
別白善否擅命而狂既翦既去盡逐群姦靡有
遺侶去除也羌舉切天錫皇帝庬臣碩輔博問遐觀以
置左右億載萬年無敢余侮皇帝大孝慈祥悌

友怡怡愉愉奉太皇后洽于族親濡及九有天錫皇帝與天齊壽登茲太平無怠永久億載萬年爲父爲母博士臣愈職是訓詁作爲歌詩以配吉甫尹吉甫周之卿士詩大雅崧高烝民韓奕江漢皆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中興也

琴操十首

風俗通曰琴者樂之統與八音並行君子以相御也和樂作者其曲曰暢言其道暢美也憂愁作者其曲曰操言不失其操也琴操曰古琴曲又有十二操一曰將歸二曰猗蘭三曰龜山四曰越裳五曰拘幽六曰岐山七曰履霜八曰雉朝飛九曰別鵠十曰殘形十一曰水仙十二曰懷陵別操七十到切[illegible][illegible]琴操十有二皆伯牙所作公乃削其後水仙操而公爲之辭者十其九曰別鶴操而公曰別

鵠其義一而已

將歸操

琴操曰將歸操者孔子之趙聞殺鳴犢而作也按史記孔子既不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鳴犢舜華晉國之賢也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得志殺之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猶知辟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陬操以哀之今作將歸舊註云不遇其時慮人之害我故將歸也前漢溝洫志云今有鳴犢河清河之靈縣鳴犢河口是也陬音鄒

狄之水兮其色幽幽狄一作秋辨證引古琴操云狄水深兮風揚波船楫顛倒更相加歸來歸來胡爲斯則作狄者是。我將濟兮不得其由涉

其淺兮石囓我足乘其深兮龍入我舟我濟而悔兮將安歸尤歸乎歸乎無與石鬬無應龍求

猗蘭操

琴操曰猗蘭操者孔子所作也孔子聘諸侯莫能任自衛反魯隱谷之中見香蘭獨茂喟然嘆曰夫蘭當為衆草香今乃獨秀與衆草為伍乃止車援琴鼓之自傷不逢時託辭於香蘭舊註云蘭薺麥自頽不用於我何傷乎雪霜貿貿之時薺麥乃茂頽已居亂薄之世自修古人之道

蘭之猗猗揚揚其香不採而佩於蘭何傷楚辭曰紉秋蘭以為佩王逸云佩飾也所以象德今天之旋其曷為然我行四方以日以年雪霜貿貿薺麥之茂按月令孟夏之月靡

草死麦秋至舊說以靡草為葶藶之屬淮南子云陰生於午故薺麥枯則薺麥者非盛冬之物也貿音茂

子如不傷我不爾覯薺麥之茂薺麥之

有君子之傷君子之守薺才禮切

龜山操

琴操曰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諫之不從退而至魯龜山作此曲喻季氏若龜山之蔽也按史記魯定公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用犁鉏之謀選齊国中女子八十人皆衣文繡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以遺魯君陳於魯城南門外季桓子卒受女樂三月不聽政郊又不致膰於大夫孔子遂行舊註云位之尊非其人嗟予莫之依也

龜之氣兮不能為雲雨龜山在魯之東即泰秋定十年龜陰之地龜

之枅兮不中梁柱張東京賦曰山無槎枅枅伐木餘也音牙葛切龜之大兮祇以奄魯詩頌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是也知將隳兮哀莫余伍周公有思兮嗟余歸輔辨證引古琴操云余欲望

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譬季氏於龜山託勢位於斧柯也隳毀也左氏傳曰仲由將隳三都舊本作周公有鬼兮嗟予歸輔言周將有神

越裳操

琴操曰越裳操者周公所作也按韓詩外傳成王時有越裳氏重三譯而朝曰吾受命國之黃髮久矣天之不迅風雨海之不波溢者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盍往朝之前漢張晏曰越不着衣裳慕中國化遣譯來著衣裳也故曰越裳顏師古曰國名王充論衡作越裳通典云今驩州越裳縣是也舊註甬[illegible][illegible]

物孳賢人道施則國治其末世荒淫者衆人君不復艱勤以致越裳之臣也

補注後漢南蠻志交阯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且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盍往朝之乃歸于周

雨之施物以孳疾刋子思二切孳産也我何意於彼爲自周之先其艱其勤以有疆宇私我後人我祖在上四方在下厥臨孔威敢戲以侮孰荒于門孰治于田四海既均越裳是臣

拘幽操

琴操曰拘幽操者文王拘於羑里所作也文王有二子周公武王皆聖是時崇侯虎妬之譖文王於紂紂乃囚之於羑里將欲殺之文王四目散宜生等以美

女獻於紂紂立出西伯通典云今相州蕩陰縣古羑里城音以久切

目揜揜兮其凝其盲耳肅肅兮聽不聞聲朝不見日出兮夜不見月與星有知無知兮為死為生嗚呼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

岐山操

琴操曰岐山操者周人為文王作也按史記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九世而古公亶父脩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與之巳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乃與私屬遂去豳踰梁山止於岐山之下豳人舉國復歸古公於岐下皆歌樂之通典曰今邠州新平縣即古豳國也徐廣曰今縣東北有豳亭岐山在今岐州

岐山縣舊註云追古豳公之績患時襲武也岐州今鳳翔府岐山事見孟子及周本紀而曰周公為太王作思乃祖也

我家于豳自我先公伊我承緒敢有不同今狄之人將土我疆民為我戰誰使死傷彼岨有岐我往獨處人莫余追無思我悲

履霜操

琴操曰履霜操者尹吉甫之子所作也吉甫之子伯奇遭後母之譖無罪見逐自傷而作尹吉甫之子伯奇甚孝吉甫聽其後妻之言逐之伯奇編水荷而衣採楟花而食清朝履霜而自傷無罪乃援琴鼓之見樂府古題辭

父兮兒寒母兮兒飢兒罪當笞逐兒何為兒在

中野以宿以處四無人聲誰與兒語兒寒何衣兒飢何食兒行于野履霜以足母生衆兒有母憐之獨無母憐兒寧不悲

雉朝飛操

琴操曰雉朝飛操者牧犢子所作也牧犢子七十無妻朝出薪于野見飛雉雌雄相隨感之撫琴而歌齊處士昏宣王時人号牧犢子舊註去言昏姻失時也吳兢樂府古題解云舊說齊王時牧犢子年七十無妻出采薪見雌雄雉相隨意動心感乃援琴而歌以自傷其聲中絶魏武帝宮人有盧女陰叔之妹七歲入漢宮學鼓琴能傳此曲至魏明帝崩出降爲尹更生妻若梁簡文帝晨光照麥畿但詠雉而已

雉之飛于朝日羣雌孤雄意氣橫出當東而西當啄而飛隨飛隨啄群雌粥粥嗟我雖人曾不如彼雉雞生身七十年無一妻與妃按春秋運斗樞曰璣星散爲雉衡星散爲雞則雉亦雞之類也故此通言之博物志曰祝雞翁養雞法令出人呼雞爲祝祝起此也粥與祝同

別鵠操

琴操曰別鵠操者商陵穆子所作也穆子娶妻五年無子父兄欲爲改娶妻聞之夜驚起倚户悲嘯穆子聞援琴鼓之痛恩愛之永離因彈別鵠以舒憤故曰別鵠操舊註云言人情洸薄也商陵穆子歌曰將乖比翼隔天端山川悠遠路漫漫攬衣不寐食忘飧後人因傳以爲曲

雄鵲銜枝來雌鵲啄泥歸巢成不生子大義當乖離江漢水之大鵠身鳥之微更無相逢日且一作安可相隨飛

殘形操

琴操曰殘形操者曾子所作也曾子夢一貍不見其首而作此曲

有獸維貍兮我夢得之其身孔明兮而頭不知吉凶何知兮覺坐而思巫咸上天兮識者其誰

太史公曰昔之傳天數者商巫咸楚辭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王逸以爲古之神巫也當商中宗之時要而享之以問吉凶莊子以爲鄭人字曰季咸

南山詩

昔高祖初起義師唐兵西至霍邑會天
久雨糧且盡高祖欲還兵太原太宗諫
曰義師起宜直入咸陽號令天下高祖
不納太宗泣于軍門高祖寤進兵長安
一舉而定不數年四方羣盜以次東手
蓋先得關中形勢之地以控扼天下故
也厥後內治不張大盜遂起吐蕃乘隙
內逼郊甸肅代之朝羣目奏請屢誑遂
洛至於德宗其亂尤甚乃一切姑息之
變生倉卒奔走奉天徒以逭禍而已惡
宗初立召愈爲國子博士時屢出禁集
以誅藩鎮愈懼其不能治內或棄根本
而事枝葉也於是盜詩京城之壯麗山
川之險阻以爲不可輕去爲國謀慮寶
深且遠昔宗周之末不能修成王之業
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周大夫作信南
山之詩以刺之今考愈所作實得詩人
之遺意焉而譏者乃以杜甫北征勝南
山末達愈之言也補註長安志終南山
在萬年縣五十里禹貢終南惇物孔安

國以爲山名詩終南何有毛註云周之名山終南也春秋左傳曰荊山中南漢書太一山又爲終南山五經要義曰太一一名中南山蓋終南南山之搃名太一山之別號尓閔中記曰終南山一名中南言在天中居都之南也漢東方朝傳曰終南天下之大阻公所賦即此山也九百有二嶺始搃叙南山次叙四時之變次叙方隅次叙其經歷所見或字五十一又字一九叐譬五十有二前年遭讒請公正元十九年冬自御史出爲陽山令時被諸年逐故其下有脫險逾避臭之語至是元和改元自江陵掾召爲國子博士而作此詩

吾聞京城南茲惟群山囿

通典曰漢高帝自櫟陽徙都長安至惠帝方發人徒築城今城西北古杏城是也至隋文帝開皇二年移築新都号曰大興今減是北武德已來稱京城開元元年稱西京隋唐兩京記日京城南對終南山子午谷北據渭水東臨覇

滻西枕龍首原山圜言所聚也東西兩際海巨細難悉究福地記云終南山東接驪山太華西連太白隴山北去長安八十里南入楚塞連蜀東西諸山周回數百里名曰福地

山經及地志茫昧非受授山經者山海經也吳越春秋曰禹按黃帝中經見聖人所記曰在九疑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為字編以白銀皆琢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山求之赤繡文衣男子自稱元夷倉水使者來候禹令齋三日更求之禹乃三日齋登宛委山取書得通水之理遂周行天下使益疏記名山海經也地志若地圖所志也周禮鄭氏云若今司空所掌郡國輿地圖言山經地圖去世逾遠非親受於昔人今覩之則茫然闇昧不可詳悉

圖辭試提挈掛一念萬漏欲休諒不能粗叙所經張茂先鷦鷯賦云提挈萬里

常界崇丘挈戢戢見相湊爾雅曰山之魁梧桀大者為丘戢戢聚皃

音側立切晴明出稜角用縷脈碎分繡蒸嵐相須洞表
裏忽通透蒸嵐山氣也澒洞相連屬良澒湖洞切淮南子曰山雲蒸而柱礎潤無
風自飄颰𡸣波昫叅茂𡸣波亦山之氣郭景純江賦云雲霧之所蒸波
晉諸公贊曰𡸣波騰怪橫雲時乎凝點點露數岫山有穴曰岫音
袖天宇浮脩眉濃綠畫新就天宇字出陶潛詩一作天空非謂天
之覆地如穹宇也西京雜記云文君眉色不加黛飾常如遠山東坡贈歐陽晦夫云我懷汝陰
六一老眉宇秀發如春巒是用天宇字讀也夫愈以高才傳學爲唐巨儒蓋得孔孟之心故其
發爲文章立意造語遂爲後世之宗匠近時追倣其作者不可勝數如歐陽公蘇氏父子皆尊
而師之東坡廟碑之作有曰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鳴呼大哉雖親炙其教誨乎
爲韓門弟子如李翺皇甫湜李漢之徒安能見國如此是以下筆之際或用其事或用其意或

用其字讀之而韓意愈明者兼載之於註以見韓氏之矩矱孤撐有巉絕海浴褰鵬噣言險絕之處有孤峯撐起如海鳥之舉噣也史記楚世家射噣鳥於東海鵬海鳥也撐邪柱也音抽庚切巉險也鋤銜切褰擧也音居言切噣喙也陟救切與咮同春陽潛沮洳濯濯吐深秀春陽夏炎秋爽冬雪皆言山色隨時而變下各詠其意沮洳漸濕也上將豫切下如倨切濯濯言如洗濯然晉書王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巖巒雖嵂崒軟弱類含酎巒山小而銳也盧丸切嵂崒峯頭巉巖也上劣戌切下促律切上林賦云其山則隆崇嵂崒又西都賦巖峻崷崒皆指南山而言也與此同義鄭氏註月令云酎之言醇謂重釀之酒春酒也酎直又切夏炎百木盛蔭鬱增埋覆釋木云蔽者翳言樹陰覆蔽也神靈日歊歊雲氣爭結構言山之神靈出雲吐氣日相歊歊謂欲雨也禮記曰山林能出

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歊歊氣上出皃上虛嬌切下休居切秋霜嚚刻轢磔卓立㩴瘦秋冬則山澤藏氣礫然而立有似人體之㩴瘦也古者死刑皆磔於市磔竹容切㩴亦瘦也音權俱切轢一作礫非是參差相疊重剛耿凌宇宙參差不齊也西京賦曰罔縡參差宇宙天地也冬行雖幽墨冰雪工琢鏤爾雅曰金謂之鏤玉謂之琢鏤郎豆切言冰雪盘曲自為琢鏤之形如白玉然新曦照危峨億丈恒高袤曦日光也虛其切億丈謂冰雪也謝惠連雪賦曰袤丈則表沴於陰德過秦論云據億丈之城袤莫候切說文云東西曰廣南北曰袤也明昏無停態頃刻異狀候沈休文鍾山詩曰發地多奇嶺千雲非一狀西南雄太白突起莫間遵言太白山在京城西南最為雄桀衆山莫能與也水經云武功縣有太一山古文以為終南杜預以為中南也亦曰太白山在武功

縣南去長安二百里不知其高幾何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山下軍行不得鼓角以其輙致雷雨故也東坡奏乞封太白山神狀云伏見鳳翔府郿縣太白山雄鎮一方載在祀典案唐天寶八年詔封山為神應公迨至皇朝始改封侯而加以濟民之號自去歲九月不雨父老咸謂此山舊有湫水試加禱請少獲響應告封為明應公又詩曰平生聞太白一見駐行驂鼓角誰能試風雷果致不巖崖已奇絕冰雪更琱鎪春早憂無麥山靈喜有湫蛟龍懶方睡瓶罐小容偷潛初拔切松拔皮琴藏云承聞潛之

諸都配德運分宅占丁戊

蕃謂蕃王所居東宮也都謂帝都也德運五德之運謂水木火金土也丁戊西南之位坤毋之所在故配德運者各以所旺而宅之唐土德故占丁戊

逍遙越坤位詆訐隋

乾寶

以坤位為超越而樂居之以乾寶為隋絕而詆訐之班固西都賦云據坤靈之正位放太紫之圓方是也凡此數聯皆言京城者帝王之都祖宗之舊宅有德則易以昌不可一日

輕去故也空虛寒兢兢風氣較摉潄朱維方燒日陰

霰縱騰糅朱維謂南方祝融主夏之神陰霰積雪也騰糅猶流散也言太白之高積雪至夏方散也頡弁詩曰維彼雨雪先集維霰毛云霰暴雪也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摶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謝惠連雪賦云霰淅瀝而先集雪紛糅而遂多霰先見切糅女救切

昆明大池北去覿偶晴晝緜聯窮俯視倒側困清漚前漢書昆明池武帝所穿也初漢欲征昆明國有滇河乃使譎戍伐上林象滇河作昆明池以習水戰中有戈船樓舩百艘石鯨石鼓滇音顛閡中記云昆明池堯治水訖停舩此池蓋堯時已有池漢代因而深廣之西京雜記云池周回四十里魚給諸陵廟祭祀倒側謂魚鼈之弱言多也枚乘七發云鼈失勢顛倒偃側按愈日食詩亦云餅顛倒側相揞撐是也漚停水也音烏侯切

微瀾動水面踴躍躁猱狖驚

呼惜破碎仰喜呀不仆言波闌聚散不常可觀而喜也東坡春思詩云西湖忽破碎鳥落魚動鏡即此意傈依屬奴刀切欻風屬余救切躍動也子到切馬融笛賦云魚鼈禽獸狩譟躍躁當作譟呀開口也音虛加切仆頓也音敷救切

前尋經杜墅坌蔽畢原陋舊史憲宗紀宰相杜佑與同列宴於樊川別墅即此地杜一作社非墅田廬也音上與切坌塵也音火吻切畢道名爾雅釋丘曰畢堂牆郭璞註云今終南山道名畢其邊若堂之牆也原陋疑亦地名

崎嶇上軒昂始得觀覽富行行將遂窮嶺陸頓玄走窮極也陸道也頓多也走趁也音奏言行軒昂之貌觀覽既富將遂極其所止而橫嶺之道又復之交進莫知所適言愈高也范蔚宗應詔詩云隨山上嶇嶔瞻目有極覽呂向註天台山賦云平而橫曰嶺

勃然思坼裂擁掩難恕宥言山愈高思欲坼裂其擁掩之所也故下繼以巨靈夸娥事

巨

靈與夸娥遠賈期必售述征記曰華山對河東首陽山黃河流于二山之間去舊本一山巨靈所開今覩手跡于華岳而脚跡在首陽下西京賦云巨靈贔屭高掌遠蹠厥跡猶存列子曰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北山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將移之操蛇之神聞之山神懼其不已也告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山一措朔東一措雍南自此冀南漢陰無隴賈古售音承呪切說文云賣去手也衛谷風詩曰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此言有德者方可居之還疑

造物意固護蓄精祐言二神開山有造物者蓄其精神以祐助之也祐于救切說文云神助者也

力雖能排斡雷電怯呵詬言雷電之力雖能排斡然且尚怯於呵詬開山之任非二神不可也木元虛海賦云雷呴電激呴與詬同音

攀緣脫手足蹭蹬抵積甃蹭蹬失步也上七鄧切下丁鄧切抵至也

磧磝山半石級也側救切茫如試矯首塌塞生恟愁矯舉也恟愁懼也舉首而觀則山勢愈高目前塌塞可爲懼也塌垷也拍逼切恟音冠愁莫候切陶潛歸去來云時矯首以遐觀楚辭九章云直恟愁而自若戚容要蕭爽近新迷遠舊拍官計日月欲進不可又因緣窺其湫凝湛閟陰噐一作獸非噐產也許救切古畜字陰噐謂潭中龍也愈秋懷詩云其下澄湫水有蛟寒可罾漢志云凡水有龍若皆謂之湫子由切閟閉也兵媚切魚蝦可俯掇神物安敢寇掇拾也都活切魏武帝樂府詩云明月明月何時可掇寇鈔也杈救七發云神物怪疑不可勝言林柯有脫葉欲墮鳥驚救爭銜彎環飛投棄急哺鷇言有葉欲落龍潭則鳥飛下急銜起不令龐誤也東坡遊白水山詩云坐看驚鳥救霜葉知有老蛟蟠石甕即此意也鷇音冦字林云鳥子須哺曰

鶩自食日鵶旋歸道囬睨達枿壯復奏吁嗟信奇怪峙質能化貿枅伐木餘也奏進也謂斬而復生也說文云奏字從巾巾上進之義也貿易也莫候切蓋記當時所見奇怪如此前年遭譴謫探歷得邂逅正元十九年冬愈以御史言事與同僚張孫坐徙嶺表道出南山愈祭孫文云夜宿南山同卧一席是也探試也歷過也言本非遊覽因事經過得邂逅此殊勝也詩曰邂逅相遇不期而會也初從藍田入顧眄勞頸脰通典云藍田關秦嶢關也玉之美若曰球次曰藍以出玉故名之地道記云關有虎候山囬視為顧動目為眄眄普現切脰亦頸也大透切謝靈運詩云顧望脰未悄時天晦大雪淚目苦矇瞀矇瞀不明貌上莫紅切下莫候切楚辭云瞀迷而不知路按縣齋有懷詩云捐軀辰在丁鎩翮時方蜡則知愈與署南遷時在十二月也故祭孫文云歲弊寒兇雪虐風號峻塗拖

長氷直上若懸溜拖曳也徒可切溜氷注下也一云水名在蔚林郡褭

衣步推馬顛蹶退且復愈文云顛於馬下我泗君號是也著黃

志遐騁所矚瀸左右遠望日晞近視日矚晞香衣切矚朱欲切杉篁

咤蒲蘇杲耀攢介冑言松竹森然如介冑之攢立愈增寒慄也爾雅云杉

似松師衘切篁竹名胡光切蕭蘇五采毛爲馬跡見張平子東京賦杲耀白色介甲冑兜鍪也

專心憶平道脫險逾避臭曹大家東征賦云既免脫於險峻昨

來逢清霽宿願忻始副此指言爲國子博士前也荆州記曰衡山秀峯

最爲竦桀自非清霽素朝不可望見副稱也扶救切崢嶸躋冢頂倏閃雜

鼯鼬崢嶸高峻皃上仕耕切下音宏鼯鼬鼠名說文云鼯狀如小狐似蝙蝠肉翅亦謂之

飛生鼯赤黃而大食鼠者上訛胡切下余救切前低劃開闊爛漫堆衆

皺衆皺重疊之象皺側救切或連若相從或蹙若相鬬蹙迫也子六切或妥若弭伏伏鳥菢子也扶富切又音服河圖挺佐輔曰黃帝脩德萬邦祖伏或竦若驚雊楚辭云雉或雊兮相求王逸註云飛鳥驚鳴雄雌相合也或散若瓦解下買切或赴若輻輳前漢叔孫通傳四方輻輳顏師古註云輳聚也言車輻之聚於轂也老子云三十輻共一轂也輳千候切或泛若船遊莊子云泛然若不繫之舟或決若馬驟驟馬步疾也音鉏救切或背若相惡或向若相佑或亂若抽筍或嵲若炷灸音救或錯若畫繪錯雜也爾雅云繪者畫之始或繚若篆籀繚纏也胡鳥切籀周太史名宣王時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是也籀音胄或羅若星離鮑明遠舞鶴賦云或星離而雲羅離散也或蓊若雲逗

蓊鬱也烏孔切逗止也大透切潘岳西征賦云納歸雲之蓊鬱或浮若波濤濤大

波也木元虛海賦云溢浪揚浮飛沫起濤或碎若鋤耨說文去薅切器也或從金

或從耒槈文曰耨如鋤柄長三尺廣二寸以刺地除草或如賁育倫賭勝

勇前購先強勢已出後鈍嗔詎譳孟賁夏育皆衛之壯士賭

勝謂較量其力負重扛鼎之類勝則取財也賭以財設賞也居候反強鈍勝負也勝者氣勢橫

出則負者嗔塞不能言矣詎譳不能言也音闘搙或如帝王尊叢集朝

賤幼雖親不褻狎雖遠不悖謬謬戾也眉救切或如臨

食案肴核分飣餖賓之初筵詩云肴核惟旅曲禮曰凡進飲食之禮左肴右

胾飣餖上先定切下田候切又如遊九原墳墓包椁柩禮記趙文

子與叔譽遊於九原流連下淚以思隨會鄭氏云九原晉大夫葬所也按檀弓篇又作九京通

典云今汾州臨城有漢京陵縣北即九原之所也或纍若盆甖（甖缾也漢蘇武傳音義曰謂瓶之大腹小口者也於莖切）或揭若㽅豆（說文云豆古食肉器或從木或從竹㽅瓦豆也都滕反豆大透反）或覆若曝鼈（埤雅云世說鼈伏隨日謂隨日光所轉朝首東鄉夕首西鄉曝就日也音薄報切李作暴俗作曝非也）或頹若寢獸或蜿若藏龍（蜿蟠結良宋王神女賦云蜿若遊龍）或翼若搏鷲（顏氏家訓曰鵰一名鷲其翮可用為箭羽鷲音就）或齊若友朋或隨若先後（詩傳相尊前後曰先後方言云先後猶妯也娣姒漢郊祀志先後顏師古注兄弟妻相謂為先後先去聲詩子曰有先後先音線後音詬）或迸若流落（潘安仁射雉云倒禽紛以迸落）或顧若宿留（秀留行相待也李作偽溜上息救切下力救切）或戾若仇讎或密若婚媾或儼若峨冠（峨高良楚辭云

冠浮雲之峨峨或翻若舞袖傅武仲舞賦云羅衣從風長袖交橫或屹若

戰陣屹危皃逆乙切或圜若蒐狩蒐狩田獵名左氏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

狩杜預云蒐擇取不孕者狩圍守也冬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著也至或靡然

東注水以東流爲順故禹貢導水皆東言東入于海司馬上林賦云潏乎滈滈東注太湖

或偃然北首首嚮也禮記檀弓云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首舒救切或

如火熺煙熺煙也虛其切或若氣饙餾說文云饙半蒸飯餾飯氣蒸也

郭璞云今呼餐飯爲饙熟爲餾上甫云切下力救切或行而不輟王子淵洞簫賦

云或留而不行或行而不留或遺而不收小雅大田之詩曰彼有不穫穉，此有

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注云穫收也穉幼禾也穧禾未束也秉把也穗穟也收音舒救切

或斜而不倚或弛而不彀或赤若羌驕博雅云驕亦羌

之下八切或燻若柴槱說文云燻煙上出也本作熏從屮從黑屮黑熏象也隸作
熏俗作燻非是周禮大宗伯掌禋祀之禮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鄭氏云禋
之言煙周人尚臭煙之氣臭聞者三祀皆積柴實牲體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槱
謂積火燎之也音余救切或如龜坼兆周禮卜師掌開龜之四兆曰見復志兆
或若卦分繇繇占辭也直又切易疏曰伏羲畫卦文王為之繇繇者乃逐卦下所
繇之辭演一卦德用之首者繇音宙或前橫若剝剝卦艮上坤下五陰而一陽一
陽為上九故曰前橫或後斷若姤姤卦名乾上巽下一陰而五陽一陰為初六故
曰斷後延延離又屬言絕而復續也吳都賦云長于延屬註云邑屋相連也
夬夬叛還違言去而復來也易曰君子夬夬獨行遇雨喁喁魚鷹萍
喁喁魚口上出也魚容切闖亦出皃音魚禁切落落月經宿宿列星也音息救切

闇闇樹墻垣巘巘架庫㢆巘亦作巘西京賦云飛檐巘巘又景福殿
賦云飛欄翼以軒翥反宇巘以高驤註云巘巘偃起皃魚祭切皆謂屋欄向上偃閣而勢嶪也
參參削劍戟參音疏簪切戟有枝兵也煥煥衜瑩琇說文云瑩琇石
之次玉者淇奧詩云充耳琇瑩縈定切琇息救切西都賦大金釭銜璧是爲列錢註云金釭缸燈
盞也填壁於中故言銜行列於室有似列錢李善云趙皇后弟居昭陽舍其壁帶往往爲黃金
釭函藍田壁明珠翠羽飾之衜謂衜壁也事見西都賦敷敷花披蕚蕚華附也
通作鄂逆各切闐闐屋摧霤說文云霤屋水流也禮記外傳云古人穴居開上取
明入中謂之中霤今之屋當棟取明謂之掩雀是也闐乙及反悠悠舒而安亢
亢狂以狃超超出猶奔蠢蠢駭不懋大哉立天
地經紀肖營朕音藝廠初執開張黽勉一作俛仰非誰

勸侑言元氣肇判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各有條理猶人身之有營脈也究其初始孰主而
開張之孰從而勸侑之皆不可知也淮南子云六合之間四極之內經以星辰紀以四時人十
月而生形體以成五藏乃形亦有經紀此天人之門肖也營血氣也脈膚理也黽勉用力也字
林云黽善怒故音猛而謂怒力為黽或作僶音彌盡切侑音宥勸食也又爰救切劉兹
扑而巧䂓力忍勞疚得非施斧斤無乃假詛呪
鴻荒竟無傳功大莫酬僦此言巨神并力開山之時雖有疚病忍而
不言將施斧斤資人力以為之抑假詛呪籍神謀以助之乎其事在於鴻荒之代終不傳闡也
常閟於祠官芬苾降歆嗅斐然作歌詩惟用贊
報有祠官禮官也芬苾黍稷馨香之氣歆嗅神酭享之也酭醻酒也言既有馨香之物以供
祭祀天地鬼神既降而歆享之矣當作歌詩聲於樂府以助天子之報酭神祇也信南山之詩

日芟芟芬芬祀事孔明上孳芸切下蕭庾切孫
莘老常謂老杜比征勝南山詩王平甫以爲南
山勝比征終不能相服時稼章先生尚少乃日
若論工巧則北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之事以
與國風雅頌相爲表裏則北征不可無而南山
雖不作未害也讀以謂不然三若之論當從平
甫比征雖不作
可也酌于故切

謝自然

集仙錄謝自然者其先兖州人父寰居
果州南充爲從事母胥氏亦邑中右族
自然性穎異人不食葷血所言多道家
事詞氣高異其家在大方山下山頂有
古像老君自然因禮拜不願下母從之
乃遷居山頂自然常誦道德經黃庭內
篇年十四其年九月因食新稻米飯六
盡是蛆蟲自此絶粒後於開元觀詣絶
粒道士程太虛受五千文紫靈寶錄正
元九年刺史李堅築室於金泉山移居

之有石室惟容一床四邊纔通人行又有兩虎出入必從他人至則隱伏不刂每行止則諸神侍衛自言將投東極貞人之任屢有天使降鸞鶴千萬衆仙罕集自然絕粒凡一十年晝夜不寐兩陎忽有印形並膝則兩印相合分毫無差又有神力日行數百里或至千里人莫知之瞑夜深室纖微無不洞鑒又不衣綿纊寒不近火熱不操扇人問吉凶善惡無不知者正元十一年十一月九日詣州與李堅別云中旬的去十二日辰㪅於金泉道場白日昇天士女數千人成共瞻仰祖母周氏胥氏妹自柔弟子李生聞其訣別之語日勤修至道須臾五色雲遮亘一川天樂異音散漫瀰久所着衣冠簪帔一十事脫留小繩床上結繫如舊刺史李堅表聞詔褒美李堅述金泉道場碑立本末為傳云

果州南充縣寒女謝自然童騃無所知但聞有

神仙輕生學其術乃在金泉山繁華榮慕絕父母慈愛捐凝心感魑魅慌惚難具言公排斥仙道言謝女感妖恠而去非仙也慌惚無形也爾雅曰有光而無象謂之恍有一而未形謂之惚上虛晃切下胡骨切螭丑知切魅胡秘切事見下註一朝坐空室雲霧生其間如聆笙竽韻來自冥冥天白日變幽晦蕭蕭風景寒冥冥高皃楚辭云杳冥冥兮羌晝晦簷楹氣明滅五色光屬綴連也聯之欲切觀者徒傾駭躑躅詎敢前躑躅住足也上直炙切下音厨玉切須臾自輕舉飄若風中煙茫茫八紘大影響無由緣淮南子曰九州之外而有八紘許氏云紘維也維絡天地而為之表故曰紘也影響無由緣言謝女之影無由復見里胥上其事郡守驚且

覰一作懼非驅車領官吏眂俗爭相先入門無所見冠屨同蜕蟬神仙傳漢武帝時李少君化去及殮失尸所在中表衣悉不解如蝉蜕蜕音税去皮也皆云神仙事灼灼信可傳余聞古夏后象物知神姦山林人可入魍魅莫逢旃左氏傳宣三年王孫滿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杜預註云象所圖物著之於鼎使民逆備之螭山神魅怪物罔兩水神也旃之也音之延切逶迤不復振後世恣欺謾幽明紛雜亂人鬼更相殘言夏政既衰後世始尚神仙之術指無為有交恣欺謾使妖怪遷藉得以惑亂於人從此幽明雜亂人鬼相殘矣逶迤衰去皃上豈危切下余支切更音庚秦皇雖篤好漢武洪其源言仙道始於秦

皇大於漢武世茅盈內記曰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盈曾祖父蒙乃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昇天先是其邑謠歌曰神仙得者茅初盈駕龍上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謠歌而問其故父老對此仙人之謠歌勸帝求長生之術於是始皇乃有尋仙之意因改臘曰嘉平史記孝武即位之明年李少君以祠竈穀道却老方見上上尊之以爲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於上曰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壽壽而海中蓬萊仙者可見見之矣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於是天子始親祠竈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之屬而海上燕齊之迂迂之士多相効更言神仙事而文成五利之言不効卒以誅死

自從二主來此禍竟連連木石生怪變

狐狸魍妖是莫能保性命安得更長延

國語曰木石之怪曰夔罔兩薛綜云夔如龍有角鱗甲光如日月見則其邑大旱說文曰妖狐獸鬼所乘也名

山記曰狐者古之淫婦其名曰紫化而爲狐故其怪多自稱阿紫此又言謝女感妖怪而去非真仙也患音胡閔切

人生處萬類知識最爲賢奈何不自信反欲從物遷徃者不可悔孤魂抱深寃來者猶可誡余言豈虛文人生有常理男女各有倫寒衣及飢食在紡績耕耘紡絅絲也撫罔切績緝麻也則歷切耘除畝間穢也于分切前漢主父偃曰男子疾耕女子紡績下以保子孫上以奉君親苟異於此道皆爲棄其身噫乎彼寒女求託異物羣異物螭魅之類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化爲異物史記曰獸三爲羣王子思詩話云姑射之顛崆峒之虛有人焉世萬態一不得以經其心故形可練而澤也生可衛而康也年可保而永也神仙之道誠高矣然有斯歸盡陰陽且爾況人乎至於雲中雞犬飛

裏衣屢似不近人情謝自然乘雲氣以登天韓退之直借其為異物所遷而永託異降亦至論也

感傷遂成詠昧者宜書紳紳大帶也書紳示不忘論語子張書諸紳嵇康詩曰寫懷良未遠感贈以書紳[補注]公力排異教以主盟吾道故詩有所不取也

秋懷十一首

晉謝惠連有秋懷詩註云感秋而述其所懷也[補注]公時為國子博士元和初作此文選体也唐人最重文選學至公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唱文選弗論也獨於李邢墓誌曰能暗記論語尚書毛詩左氏文選而公詩如自許詩連城價傍砌看紅藥眼穿長訝雙魚斷皆取諸文選故此詩往往有其体焉

窻前兩好樹衆葉光薿薿薿薿茂也詩曰黍稷薿薿古詩云庭前有奇樹綠葉發華滋秋風一披拂策策鳴不已披拂扇動也策策落

羕聲莊子天運曰風起北方而披拂微燈照空床夜半偏入耳愁憂無端來感嘆成坐起淮南子曰自無蹤有自有蹤無終始無端莫知所萌端緒也天明視顏色與故不相似羲和驅白日一作月日疾急不可恃山海經曰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日羲和浴日於甘泉羲和者帝俊之妻是生十日郭璞註云蓋天地始生日月者也浮生每多途趨死惟一軌言賢愚同歸於死也魏志許芝云帝王代興之會以七百七十年為一軌胡為浪自苦得酒且歡喜白露下百草月令孟秋之月白露降九辯皇天平分此四時兮[illegible]宋王竊獨悲此素秋白露賜下降百草兮奄離披此梧楸蕭蘭共凋悴蕭艾蒿也蘭香草也悴秦醉切青青四墻下已復生滿地古詩云青青河畔草寒蟬

暑寂寞蟋蟀鳴自恣

按月令仲夏之月鹿角解蟬始鳴孟秋之月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釋之者曰夏至之氣初五日鹿角解次五日蜩始鳴立秋之節初五日涼風至次五日白露降後五日寒蟬鳴是則蟬有兩種方言曰蟬者楚人謂之蜩宋衛之間謂之螗今胡蟬也鳴聲清亮江南人亦呼為蜩螗即月令仲夏所鳴是也爾雅云蜺寒蜩一名寒螿似蟬而小青赤蔡邕月令章句云鳴則天涼故謂之寒蟬即月〻孟秋所鳴是也蓋胡蟬已則寒蟬然後鳴故楚辭悲秋云蟬寂寞而無聲又云蟋蟀鳴此西堂謂胡蟬也今公引用楚辭之言而誤以胡蟬為寒蟬蓋白露之後寒蟬正鳴不得云寂寞也蟋蟀促織也立秋鳴者

運行無窮期冥受氣苦異

言將運循環無有盡期草之或凋或生蟲之或寂或鳴皆以受天地之氣各異也白露下百草以況時治尚刑蕭蘭共凋悴以況賢否不分青青四墻下已復生滿地蟋蟀鳴自恣以況君子失時此皆法楚辭之意

適時各得所

松栢不必貴言衆人隨時俯仰獨君子守道不屈也

彼時何卒卒卒卒猶怱怱也倉没切司馬遷云卒卒無須臾之間我志何

曼曼曼曼綏也無販切楚辭去曼曼曼曼其修遠羣首空好飲史記羣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相秦惠公陳軫常問曰公何好飲也曰無事也司馬彪云羣首魏官名若今虎牙將軍廉頗強能飯史記趙將廉頗居梁久之趙王思復得頗使使者視尚可用否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爲老遂不召之學堂日無事驅馬適所願茫茫出門路欲

去聊自歎歸還閱書史一作簡書文字浩千萬塵跡

竟誰尋賤嗜非貴獻丈夫意有在女子乃多怨

秋氣日惻惻惻惻慘也察色切謝靈運詩夫惻惻廣陵散秋空日凌

凌凌寒也盧承切七月詩云納于凌陰上無枝上蜩下無盤中
蠅豈不感時節耳目無所憎淮南子曰無所好憎心平之至清
曉卷書坐南山見高稜說文云稜柧也或作楞俗作稜非是音盧登反
其下澄湫水有蛟寒可畱蛟龍屬山海經云似龍而小頭細頸頸有
白嬰大者十圍生子如一二斛聲能吞人畱網也音浴騰切惜哉不得往豈
謂吾無能晉周處劉遐皆能入水捕蛟今以不得往為恨蓋君子精神內守臨天地
怪物而不惑然後可以當大事故也
離離掛空悲離離下垂皃言秋氣之可悲亦離離然掛壞也周詩云彼黍離離楚
辭宋玉九辯云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索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慼慼抱虛警慼慼
憂也倉歷切謦欬也舉影切謝惠連詩曰慼慼抱遙悲風土記曰白鶴性儆至白露降而高鳴

相微譬與譏同露滴一伭啼作泣秋樹高蟲乎寒夜永啼乎皆悲
意也斂退就新儒謂乞分司也趨營悼前猛詩含神霧日泰地處
仲秋之位男儒弱女高暸歸思識羨途没古得脩綆美平也脩長也
綆汲綆也古杏切莊子云綆短者不可以汲深泉名浮猶有耻禮記先王謚以
尊名節以益惠耻名之浮於行也註云名聲譽也在上曰浮言聲譽逾行也味薄真
自幸風俗通曰臘正祖飲得免贖者名之日幸賞以漿酒幸善祥令人吉利也庶幾
遺悔尤即此是幽屏論語言寡尤行寡悔尤過也屏必郢切
今晨不成起端坐盡日景光也居影切蟲鳴室幽幽
月吐窻冏冏說文日冏冏窻牖麗廔開明也俱永切江淹詩云冏冏秋月明雪凉
齊日記云古人下連綿字不歷發如老杜野日荒荒白江流泯泯清退之云月吐窻冏冏皆造

機妙入喪懷君一作苦迷方鮑明遠詩云南國有儒生迷方獨淪誤註云惑
於所向也浮念劇含梗劇甚也塵埃傭伺候前漢杜周爲廷尉其
治大抵放張湯而善伺候文字浪馳騁尚須勉其頭王事有
朝請漢書吳王傳孟康曰漢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光武時功目分士不過
大縣數四所加特進奉朝請顏師古云請才性切此詩作上聲讀
秋夜不可晨秋日苦易暗夜長不可待晨日短故常苦暗此則古詩
所謂志士苦日短愁人知夜長是也我無汲汲志何以有此憾寒
雞空在棲月缺煩屢瞰言感嘆二事將欲鼓琴也君子行役詩曰雞棲
于塒雞栖于桀鄭氏云鑿垣而棲曰塒于杙曰桀釋名云月缺也蒲則缺矣故張協七命云若
乃高風送秋飛霜迎節奏綠水生白雪悲莫焚之朝落悼望舒之夕缺瞰視也音苦濫切有

琴真徽絃再鼓聽愈淡再鼓謂若伯牙之類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鍾子期善聽之方鼓琴志在泰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如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洋洋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遂擗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知音無足與鼓琴者也古聲久埋沒無由見真濫低心逐時趣苦勉只能暫古聲雅正之聲謂若白雪清角之類時趣新聲也趣趍遇切有如乘風舡一縱不可纜言聲音漸變去古愈遠如縱舟之不可繫纜也纜舟絙也音濫不如觀文字丹鉛事點勘丹朱也鈆筆也任彦升表云家懷鉛槧豈必求贏餘所要石與甔後漢馬援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致求贏餘徒自苦耳前漢揚雄家無儋石之儲應劭曰齊人名小罌爲擔受二斛晉灼曰石斗石也或曰擔者一人之所負擔也甔都濫切或作儋

卷卷落地葉隨風走前軒卷卷落葉形古轉切鳴聲若有

意顛倒相追奔空堂黃昏暮淮南子曰日薄虞淵是謂黃昏我

坐默不言童子自外至吹燈當我前問我我不

應饋我我不餐說文曰餐吞也千安切俗作湌食非是退坐西壁下

讀書詩一作盡數編以絲次物曰編古未有紙多以編次物以寫文字如孔子讀易韋編三絕漢路溫舒貧之截蒲為編是也作者非今士相去時已

千其言有感觸使我復悽酸悽悲也酸辛也顧謂爾童

子置書安且眠丈夫屬有念事業無窮年丈夫公自謂也

霜風侵梧桐衆葉著樹乾著附也直略切空堦一片下

琤若摧琅玕琤玉聲也初耕切琅玕石而似珠音郎干山海經曰崑崙山有琅玕樹

謂是夜氣滅望舒霣其團望舒月也釋名曰望月滿之名日月遥相望也霣其團謂月蝕也

青冥無依倚飛轍危難安飛轍月御

驚起出戶視倚楹久汍瀾汍瀾泣皃傷月蝕也汍胡官切歐陽建詩曰揮筆涕汍瀾

憂愁費晷景後漢志冬至之晷景極長夏至之月晷景極短註云冬至晷長一丈三尺立春晷長一丈一寸六分春分晷長七尺二寸四分立夏晷長四尺三寸六分夏至晷長一尺四寸八分立秋晷長四尺三寸六分秋分晷長七尺二寸四分立冬晷長一丈一寸四分絫要曰日光曰景日影曰晷矩鞠切

日月如跳丸張衡西都賦曰跳丸劍之揮霍註云跳音條弄也丸鈴也揮霍丸劍上下良言日往月來循環無窮其速如此

迷復不計遠為君駐塵鞍復卦迷復凶王弼云最處復後是迷復者

也以迷求復故曰迷復楚辭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此公自謂不知當時以贈言人

暮晴來客去羣囂各收聲悠悠偃宵寂悠悠言長也偃臥也寂靜也亹亹抱秋明亹亹明皃武斐切秋明謂月也世累忽進慮以憂遂侵誠強懷張不滿弱念鈇易盈強懷壯懷也張不滿喻之以弓老子曰心使氣之謂強弱念私念也鈇易盈喻之以月江文通雜體詩曰行光自容裔無使弱思侵謝靈運方山詩云含情易為盈遇物難可歇詰屈避語穽宜芒觸心兵敗虞千金棄得比寸草榮言失重而得輕也知恥足為勇晏然誰汝令中庸曰知恥近乎勇

鮮鮮霜中菊既晚何用好揚揚弄芳蝶爾生還不早運窮兩值遇婉孌死相保菊以秋而芳蝶以菊而至以況

明友以義相結甫田詩曰婉兮孌兮婉孌顧蒸
負也東坡公甘菊詩新黄蔚已滿宿根寒不槁
揚揚弄芳蜍生死何足道頗詩昌黎
翁根爾生不早蓋反其意而用之也

西風蟄龍蛇衆木日凋槁由來命分爾泯泯豈足道禮記仲秋

之月蟄虫坯户殺氣浸盛西風肅殺之氣以況
小人龍蛇變化之物以況君子言小人用事君
子退藏在位者皆蒙其毒時運不與之則
將就泯滅豈足道哉此因秋自悲之辭

赴江陵途中寄三翰林

愈以德宗正元十九年秋拜監察御史
冬十二月坐言事貶連州陽山令二十
一年二月逢恩移江陵法曹參軍按新
舊史皆言公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之
貶陽山令至論宮市跡則遺佚不載亦
不見於本集意者鯁言直論冒犯宸威
以至遷謫乎而此詩自言緣上跡論天
旱人飢得罪與新舊史所載不同然旱

疏録在李集觀其辭意未必可罪今乃叙爲放逐之由抑懲宮市事遂乃避讒
諱而不復言乎【補註】王二十補闕名涯李十一拾遺名建李二十六員外名程
此詩公永正元年秋自陽山令徙掾江陵而作舊史謂公上章言宮市貶爲陽
山令而新史亦云上疏極論宮市今觀此詩蓋自陽山赴江陵因詩序其曰所
以得罪之由大甚緣京師旱民流且死公乃拜疏論列末嘗言宮市也及觀李
君之所狀公行但云爲幸臣所惡出爲陽山令唯皇甫持正神道碑云正元十
九年関中旱飢吏刻取恩先生列言天下根本請民緍徭而免田租專政者惡
之出爲陽山令正與此詩意合又考之於集則有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飢狀而
史所謂宮市疏則亡雖或有遺佚然此詩蓋自公口出而持正又當時所從游
是知公自御史逐爲陽山令以論天旱人飢不以論宮市也

孤臣昔放逐泣血追愆尤孫臣公自謂禮記檀弓曰泣血三年鄭氏云泣無聲如血之出也張平子東京賦曰祗以招其愆尤注云愆過尤過也汗漫不省識悅如乘桴浮許氏註淮南子曰汗漫然不可知之也語曰乘桴浮于海註云編竹木為之大者曰筏小者曰桴芳符切或自疑上疏上疏豈其由疏在本集下文略舉其凡是年京師旱田畝少所收是年謂正元十九年也按帝紀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甲戌晦上憐民無食兵作一征賦半已休有司恤經費未免煩徵求後漢范外傳曰王莽頻發兵役徵賦繁興富者既去急貧者固已流傳聞閭里間赤子棄溝瀆持男易斗粟掉臂莫肯酬我時出衢路饑者何其稠酬荅也稠多也四達謂之衢親逢道

死者佇立夊尹嚘佇立夊立也尹嚘嘆辭也東方朔曰辭未定也音伊憂歸舍不能食有如魚掛鈎言鯁壹也陸士衡文賦曰沉思沸鬱若游魚銜鈎而出重淵之深適會除御史誠當得言秋拜疏移閤門爲忠寧自謀語曾子曰爲人謀而不忠乎于僞切上陳人疾苦無令絕其喉後漢霍諝奏記於梁商曰療飢於附子止渴於鴆毒未入腸胃已絕咽喉矣下言畿甸內根本理宜優周禮王畿千里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畿甸謂京師優饒也積雪驗豐熟幸寬待蠶麰言今冬瑞雪可以爲來歲豐熟之兆苟寬貧租限以俟畢蠶麰則君孰與不足信南山詩曰雨雪霏霏註云豐年之冬必有積雪思文詩曰貽我來麰左傳曰來麰麥也天子惻然感司空歎綢繆司空杜佑也其年三月以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綢繆猶纏綿也

上陝留切下亡幽切謂言即施設乃反還炎洲炎洲南方地也十洲記
曰炎洲在南海中連洲雖非其地亦洲謂炎洲者以言其遠同官盡才俊偏善
柳與劉同官爲僚謂同爲御史者雖衆獨與協宗元劉禹錫友善時王伾王叔文得幸
太子劉柳以名重一時與之交人不敢指其名号二王劉柳或慮言語洩傳
之落寃讎二子不宜爾將疑斷還不或人謂公恐是交結
二子平居疾惡之言傳及讎人以成禍釁公始聞而疑之中復自斷曰二子必不然也不方鳩
切中使臨門遣頃刻不得留臨門謂御史之門也病妹臥
林薄分知隔明幽姝美貞干旄詩曰彼姝者子是公之女也分音扶問切
悲啼乞就別百請不頷頭頷頭低頭也謂中使不許偃歸其家也者
秋傳曰迎于門頷之而已音五感切弱妻抱稚子出拜忘慙羞公妻

盧氏

僶俛不迴顧行行詣連州僶俛行良上彌盡切古詩曰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

朝為青雲士暮作白首囚商山季冬

月氷凍絕行輈春風洞庭浪出沒驚孤舟商山洞庭

皆與路之所經過輈車轅也張流切踰嶺到所任低頭奉君侯嶺者

西自衡山之南東窮于海一山之限而別標名則有五焉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嶺一也桂

陽騎田嶺二也九真都龐嶺三也臨賀萌王嶺四也始安越城嶺五也通典曰騎田嶺今郴州

朧嶺是也公與張豫同貶南方公為連州陽山令豫郴州臨武令後公祭豫文云余出嶺中公

俟州下則知公與豫同出騎田嶺豫留郴而公之連也君侯謂連州刺史酸寒何足

道隨事生瘡疣瘡疣以喻過失楚辭曰反離羣而贅疣疣亦贅也于求切遠

地觸途異吏民似猿猴猿猴一種而異名公送區冊序去陽山天下之

窮髮縣郭無居民夾江茅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始至言語不相通曉畫地為字然後可告以出租稅**生獠多忿很辭舌紛嘲啁**獠尞也嘲啁燕雀聲言夷獠之性動多忿很難以制服辭舌紛亂無異於燕雀不可通曉即孟子所謂南蠻鴃舌之人是也獠乃庚切啁張流切蜀志曰孫權性既滑稽嘲啁無方**白日屋簷下雙鳴鬪鵂鶹**嶺表録異曰鵂鶹鳥夜飛晝伏能拾人爪甲以知吉凶凶則鳴其屋上詩見射訓狐詩鵂虛尤切鶹力求切**有蛇類兩首**賈誼書孫叔敖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曰聞見此蛇者死爾雅釋蟲有枳首蛇郭璞註云岐頭蛇也或曰今江東呼兩首蛇為越王約髮亦名弩紘今詩云類兩首但言多大**有蠱群飛游**蠱蟲名謝靈運苦熱行曰吹蠱病行暉註云吹蠱飛蟲也江南有畜蠱者主人行之以殺行人置人飲食人不覺其家滅若則飛游妄逐行客中者皆病死言病行客使無光暉也**窮冬或搖扇盛**

夏或重裘颶起最可畏訇哮簸陵丘雷霆助光怪氣象難比侔訇哮大聲也言風雷相助則訇哮之聲可以撼蕩陵丘而光怪之象卒難比也番禺雜編云颶音懼彼人云風來至三日不聞雞犬之聲如有所憂懼也今本或作颶字從貨貝之貝非也國史補云南海有大颶風四面而至倒屋拔木或數旬一作將作則多虹蜺謂之颶母春夏多雷無日無之秋冬則伏地中狀如彘人取食之亦有雷斧雷墨可入藥用穀梁傳云陰陽相薄感而為雷激而為霆訇呼宏切癘疫忽潛遘下家無一瘳南方多熱故積為疫癘疫鬼也音力制切猜嫌動置毒對按輒懷愁置毒已見上註前日遇恩赦私心喜還憂果然又羈縶不得歸耕耰正元二十一年正月丙申順宗即位二月甲子大赦公以恩內徙江陵法曹參軍言又以執事羈縶不得歸田也羈馬絡頭縶馬絆也上居宜

切下執立切莊子曰速之以羈馽亦通作縶耰摩田器也音於求切

此府雄且大

騰凌蓋戈矛

此府江陵府也通典曰江陵春秋以來戰國之都也謂之郢都西通巫巴東接雲夢一都會也其地居洛陽正南唐爲荊州或爲江陵郡公爲同官記云江陵戎士五萬

捿捿法曹掾何處事卑陬

捿捿不自安之貌論語孔子曰丘何爲是捿捿者歟唐制州郡法曹掌律令定罪盜賊贓贖之事漢書音義曰正曰掾副曰屬掾俞絹切卑陬字出莊子天地篇云子貢卑陬失色項項然不自得註云慙作之貌

生平企

仁義所學皆孔周早知大理官不列三后儔

尚書呂刑曰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皋陶作士雖助成治道而不列於三后之儔若蓋聖人右德而左刑也通典云大理舜時士官秦爲廷尉漢景更名大理至唐因之王逸註

楚辭云二人爲匹四人爲儔何況親犴獄敵榜發姦偷懸知失事勢恐自羅罝罘言法曹親犴獄事敵榜罪隷以發姦偷之情苟絓恶太過則小人側目自知處非其職朝夕恐懼處蒙辭害也犴人亦獄也音岸荀子有坐席曰犴獄不治不可刑也詮云獄二大象所以守者犴胡地野大亦善守獄故謂之犴敵橫擿也榜笞擊也上丘交切下薄庚切罝罘歟罟也上子斜切下音縛謀切湘水清且急涼風日脩脩水經湘水出零陵始安陽海山東北流注洞庭湖湘中記曰湘水至清雖深五六丈見底了了石子如樗蒱五色鮮明爾雅曰北風謂之凉風脩脩風聲也言此者懷此歸之思張平子思元賦云寒風淒其永至兮拼穹岫之騷騷李善曰騷騷颯勁貞音脩脩胡爲首歸路旅泊尚夷猶謂泊江陵也首舒枚切漢韓信傳曰此首燕路夷猶猶豫也楚辭九歌曰君不行兮夷猶昨者京使至嗣皇傳冕

旒嗣皇謂憲宗也永正元年七月憲宗即位淮南子主術篇冕而前旒所以蔽明許氏註云冕王者冠也前旒前後垂珠飾邃延也目以下故曰蔽明天子玉藻十有二旒自赫然下明詔首罪誅共兜首罪渠魁也謂憲宗逐二王等若舜之四罪也書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左傳曰帝鴻氏有不才子好行凶德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崇飾惡言天下之民謂之窮奇杜預註云渾敦驩兜也窮奇共工也順宗在東宮時王伾王叔文皆詔直東宮遂大愛幸及即位二人更相倚仗以擅天權憲宗即位即貶王伾為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馬盡逐其黨復聞顛天輩峨冠進鴻疇謂憲宗任賢若周文王時也尚書曰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括註云五臣佐文王為胥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任始憲宗監國以杜黃裳為門下侍郎袁滋為中書侍郎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即位以杜佑攝冢宰又以鄭餘慶為尚書左

丞鄭絪爲中書侍郎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洪範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註云洪大也範法也疇類也

班行再肅穆璜珮鳴琅璆黃石次王胡光切璆琅聲也渠幽切孔子世家曰夫人自帷中再拜環佩玉聲璆然行胡剛切肅恭也穆和也璆亦音求

佇繼貞觀烈邊封脫兜鍪四夷來王則邊封息兵撤鍪首鎧也下音矛

三賢推侍從卓犖傾枚鄒三賢謂上翰林三學士也言其才氣卓犖或以傾望枚皐鄒陽也謝惠連雪賦曰乃置旨酒命賓友召鄒生延枚叟又謝靈運鄴中序云梁孝王時有鄒枚嚴馬者卓犖超絕貞班固西都賦卓犖諸夏

高議參造化

清文煥皇猷協心輔齊聖致理同毛輔言協輔聖君致治之蹟可同周室中興之臣仲山甫也烝民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輶輕也音由

小雅詠鳴鹿食苹貴呦呦小雅鹿鳴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毛云苹萍

也鹿得苹呦呦然而鳴相呼以與嘉賓相呼以成禮今此言者謂賢人在上必引其類也呦音幽苹音平

遺風邈不嗣豈憶常同禂

言鹿鳴相呼之風既遠後之君子雖在高位者不能繼之豈復思昔日同禂之友乎此謂三子也小星詩曰抱衾與禂毛云禂禪被也禂陳留切晉劉琨祖逖共被同寢

失志早衰換前期擬蜉蝣

此公自謂失志未踰四十而顏色衰換不復可望壽考也說文曰蜉蝣渠略也以喆蛻身俠亦長有角黑黃色叢生糞土中朝生暮死晉楚之間謂之渠略埤雅云朝生暮死有浮游之義故曰蜉蝣也上芳扶切下夷周切

自從牙齒缺始慕舌為柔

言以剛道得罪今始慕柔弱也劉向說苑曰常摐有病疾老子往問焉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曰亡子知之乎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乎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乎曰意是矣淮南子原道篇曰齒堅於舌而先為之斃是故柔弱者生之幹也堅強者死之徒也

因疾梟異文塞漸能等薰蕕漸幾也言幾能列香臭而已左氏傳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杜預註云薰香草蕕臭草王逸註楚辭云菌薰也葉曰蕙根曰薰蕕臭周切說文曰水邊草也深思罷官去畢命依松楸松楸貫墓上所栽者齊冊文曰映與錢於松楸空懷焉能果但見歲已遒言空懷去意而未能果決但覩時歲之遒盡也補正平鵲越賦曰心懷歸而弗果宋玉九辨云歲忽忽而遒盡遒遒非由切殷湯閔禽獸解網祝蛛蝥賈誼新書曰湯出見網者四面張祝曰自天下者自地出者自四方至者皆羅我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蛛蝥作網欲左左欲右右吾請受其犯命昔士民潤之曰湯德及禽獸矣爾雅曰蜘蛛蝥也北燕謂之蝥字說曰一面之網物觸而後誅之知誅義也蝥迷浮切又音牟虫食州根者雷煥揾寶劍寃氣銷斗牛雷煥字孔璋晉人也豫章記曰吳未亡常有紫氣見

斗牛間聞雷孔璋妙達緯象乃要宿問天文孔璋曰斗牛之間有異氣是寶物也精在豫章豐城遂以孔璋為豐城令至縣掘深二丈得玉匣長八尺開之得二劍其夕斗牛之間氣不復見孔璋乃留其一匣而進之劍至光曜煒燁煥若電發後張華遇害此劍飛入襄城水中孔璋臨亡戒其子常以劍自隨後其子為建安從事經淺瀨劍忽於腰間躍出遂視之見二龍相隨焉今洪州酆城縣是也

玆道誠可尚誰能借前籌

自言旅泊江陵有若酆城之劍誰能於上前言之乎前漢張良對高祖曰臣請借前箸以籌之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用柏畫也籌張留切

慇勤謝友朋明月非暗投

言欲以故舊為先容也前漢鄒陽書曰明月之珠以暗投人於道人莫不按劍相眄何則無因而至前也郭漢游仙詩曰明月難暗投

暮行河堤上

古之作詩者多以首句名篇或別立一名以揔一篇之義首句名篇如何彼襛矣皇皇者華或別立名以揔一篇之義如常武大明後之述作者多取則焉此詩傷時之亂所謂以首句名篇者餘皆倣此

暮行河堤上四顧不見人衰草際黃雲感歎愁我神謝靈運鄴中日風悲黃雲起註云黃雲謂兼塵埃之色以喻亂也夜歸孤舟臥展轉空及晨詩曰展轉不寐註云臥而不周日展轉誰討覓何就嗟嗟世與身

夜歌

歌者詩之永其言者也書曰歌永言此歌之首見於書者也虞書乃賡載歌夏書五子之歌舜琴歌南風皆是言之不足故永言之然則歌者特詩之別稱而

後世遂以名篇餘皆放此補註二篇王元中所作德宗時强藩叛擁羅列天下所可憂者多矣而公且嘆其詩之未就雖欲憂之非所力也

靜夜有清光閑堂仍獨息念身幸無恨志氣方自得樂哉何所憂所憂非我力

重雲一首李觀疾贈之

李觀字元賓趙州贊皇人集有墓銘重直龍切補註元賓與公同舉正元八年進士以十年死於京師當其疾時嘗有詩贈云

天行失其度陰氣來干陽陰盛陽微君弱臣强之喻也重雲蔽白日炎燠成寒涼白日喻君燠煖也乙六反小人但咨嗟君子惟憂傷小人圖近利故但咨嗟其身君子有遠慮故憂傷於國也書曰夏暑

雨冬祁寒小民惟曰怨咨詩曰君子傷今而思古焉君子指觀而言飲食爲減少

身體豈寧康此志誠足貴懼非職所當藜羹尚

如此肉食安可嘗太史公曰藜藿不糝顏師古曰藿豆葉也藜藜草似蓬左氏

傳曰肉食者謀之杜預云謂在位者窮冬百草死幽桂乃芬芳幽桂

勁窮冬而愈茂以況君子在隱約而平寬芬芳香氣也且況天地間大運

自有常勸君善飲食鸞鳳本高翔楚辭曰獨不見鸞鳳之高

翔乎大皇之野循四極而周迴見盛德而下

江漢答孟郊

唐史孟郊字東野湖州武康人舊史洛陽人集有墓誌［補註］孟郊集有贈韓郎

中愈二首其一云何以結交契贈君高高

山石何以保貞堅贈君青松色貧交過

此外無可相彩飾聞君首鼠詩吟之炭空滴又一首玄碩鼠既穿墉又嚙機上絲穿牖有餘土嚙絲無餘衣朝吟枯桑柘暮泣空杼機豈是無巧妙絲斷將何施衆人尚肥華志士多飢羸願君保此節天意當察微唐人詩和意不和韻此詩豈公所答若耶公爲此部郎中在元和八年三月而郊以九年八月死則此詩作於八年矣

江漢雖云廣乘舟渡無艱流沙信難行馬足常往還流沙西境之最遠者地理志以爲張掖居延澤是凄風結衝波狐裘能禦寒凄風寒風也衝波逆波也淮南子曰疾風起而波興說苑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終宵處幽室華燭光爛爛爛爛光良郎干明協韻曹子建七啓曰華燭爛幄幙張舟馬裘燭皆以喻忠信之具苟能行忠信可以居

夷蠻論語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嗟予與夫子此義每所敦曹子建詩曰親交義在敦何爲復見贈繾綣在不諼繾綣反復也繾音遣下起阮反民勞詩曰以謹繾綣諼詐也音暄淇奧詩曰終不可諼兮

長安交遊者贈孟郊

長安交遊者補註此皆公未得志之所爲也貧富各有徒親朋相遇時亦各有以娛陋室有文史高門有笙竽笙竽同類而異名笙十三簧竽三十六簧左思詩曰北里吹笙竽何能辯榮悴且欲分賢愚

岐山下

一本作二首自丹穴五色以下爲別篇

非補註岐山鳳翔也公有上鳳翔邢尚

書君牙書蓋公嶽至岐山而作是詩山海經云丹穴之山有鳥焉五采而文名曰鳳鳥是鳥也飲食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大安寧自從姬旦死千載闃寂其光沈子美鳳凰臺詩所謂西伯今寂寞鳳凰亦悠悠

誰謂我有耳不聞鳳凰鳴瑞應圖曰鳳凰仁鳥也雄曰鳳雌曰凰王者不刳胎剖卵則至

歸來岐山下日暮邊鴻驚言不聞鳳凰徒見驚鴻也琴操曰文王以紂時爲岐侯躬修道德執行仁義百姓親附其後有鳳凰銜書於文王之郊文王曰商帝無道暴亂天下皇命已移不得復久乃作鳳凰之歌其辭曰翼翼翔翔彼鸞鳥兮銜書來遊以命昌兮瞻天察圖商將亡兮蓍蓍昊天始有萌兮神連精合謀於房兮

丹穴五色羽其名爲鳳凰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狀如鶴五色而文名曰鳳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棲梧桐食竹寔是鳥自歌自舞見則

天下安寧爾雅曰距齊州以南戴日為丹穴郭璞註云距去也齊中也又按僊游錄云南恩州比其山壁立千仞有瀑水飛下猿狖不能至鳳凰巢于上彼人呼為山鳳凰所食亦蟲魚遇大風雨或飄墜其雛小若猶如鷄而足差短南人截其觜謂之鳳凰盃古書鳳凰生於丹穴即南方也子守恩平郡日嘗見其過前後鳥譏數千如導從狀所以為羽族之長者以其智能遠害逢時而出也東坡作海南五色雀詩云粲粲五色羽炎方鳳之徒即用此意也

昔周有盛德此鳥鳴高崗

大雅卷阿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崗註云山脊曰崗時周召夾輔成王以致太平文公之詩言周有盛德鳳凰再至高崗高崗即岐山在今鳳翔府城之東有東湖即古飲鳳池也故東坡公詩云聞昔周道興尋鳳栖孤崗飛鳴飲此水照影弄毿毿至今多梧桐合抱如鼓聃綵羽無復見上有鸖摶鵮嗟余生雖晚好古意所妨圖書已漫漶猶復訪僑郟卷阿詩可繼此意久已含

和聲隨祥風窈窕相飄揚

祥風

洽世之風也孝經援神契曰德及八方則祥風至六不均註云即景風也方言曰美心爲窈美狀爲窕窈言幽靜窕言閑都聞者亦何事但知時俗康自從姬旦死千載閟其光嗟鳳鳥之不至也閟閉也音兵媚切吾君亦勤理遲爾一來翔遲待也直利切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一